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毛 詩 注 疏

(十)

毛 鄭 穎 孔
亨 玄 達
傳 箋 疏

商 務 印 書 館

毛詩注疏

(十)

毛鄭
孔穎
達
傳箋疏

國學基本叢書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十〔十之一〕

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

陸曰·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·并亡篇三·是成王周公之小雅·成王有雅名·公有雅德·二人協佐·以致太平·故亦並爲正也·

毛詩小雅

鄭氏箋

孔穎達疏

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「平君」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

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·○樂與音洛·又音樂·徐五敦反·序文同·太平音泰·後太平皆同·朝·直遙反·下註同·燕樂音洛·下註皆同·

〔疏〕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○正義曰·作南有嘉魚之詩者·言樂與賢也·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·君子之人·已在位有職祿·皆有至誠篤實之心·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·願俱得祿位·共相燕樂·是

樂與賢也·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·

南有嘉魚烝然罩罩

江漢之間·魚所產也·罩罩·篋也·箋云·烝·塵也·塵然猶言久如也·言南方水中有善魚·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也·喻天下有賢者·在位之人·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·亦遲之也·遲之者·謂至誠也·○蒸·之丞反·王衆

也。罾、張教反。徐又都學反。字林竹卓反。云捕魚器也。篚、助角反。郭云。捕魚籠也。沈音獲。又音護。說其形非罾也。遲、直冀反。下同。

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

箋云。君子。斥時在位者也。式。用也。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。○樂音洛。協句五教反。得賢致酒。歡情怡暢。故樂。

〔疏〕

南有至樂。○正義曰。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。人將久如俱往罾。而罾此善魚者人之所欲。已自將罾以求之。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。以與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。時在朝君子。久如並各樂而求之。有至誠之心。

思遲此賢者。欲置之於朝。猶罾者之願魚也。君子既至誠如此。遂得賢者共立於朝。君子之家有酒矣。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。用此酒與之燕飲。以復歡樂耳。心遲其來。至即嘉樂。是至誠樂與賢也。○傳江漢至篚也。○正義曰。言南知江漢間者。以言善魚。南方魚之善者。莫善於江漢之間。且言善魚者。謂大而衆多。多大之魚必在大水。南方大水。唯江漢耳。必取善魚者。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。此實與。不云與也。傳文略。三章一云與也。舉

中明此上下。足知魚雖皆與也。釋器云。篚謂之罾。李巡曰。篚。編細竹以爲罾捕魚也。孫炎曰。今楚篚也。郭璞曰。今魚罾。然則罾以竹爲之。無竹則以荆。故謂之楚篚。重云罾罾者。非一也。○箋燕至誠。○正義曰。

燕。釋言文。釋詁云。塵、久也。鄭欲燕爲久。故言燕塵也。又云。塵然猶言「久然」爲如也。不言燕爲衆者。以此罾魚喻求賢。久如欲往罾之。是欲魚之甚。以與君子久如欲求賢。爲思遲之極。若以爲衆。止見求魚之多。

無關思遲之義。則於至誠之事不顯。故云遲之謂至誠也。重言罾罾。衆自明矣。不假復言衆也。故云人將俱往。是衆可知。喻天下有賢。在位之人。久如並求之。斯即在朝之君子。衆皆求賢。其並與俱。皆出經重罾而求也。

○箋君子斥時在位者。○正義曰。堯舜與此序。皆云太平之君子。彼注云。君子「謂」成王。與此不同者。以彼序云。能持節守成。則神祇祖老安樂之矣。經陳祭天地宗廟。是太平之君子。爲百神之主。非王不然。故知君子謂

成王。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。言與言共。是等夷之稱。非人君之辭。故知斥在位者也。且人君求賢至誠。不足以爲美矣。人臣事君。多在專利。以文仲之賢。尙稱竊位。知賢不妬。自古所稀。假有舉薦。或事不獲已。至誠者

寡。今太平君子。至誠樂賢。故所以爲美耳。下章箋曰。君子下其臣。故賢者歸往之。似斥成王者。此言君子。博關朝廷公卿。孝經唯士言爭友。大夫以上。則有爭臣。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。且人之進賢。唯善所在。公

叔文子升家臣以公。所樂之賢。或是己之私屬。故箋言臣以通之。王肅。孫毓。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。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。

南有嘉魚烝然汕汕

汕汕。櫟也。箋云。櫟者。今之撩啓也。○汕。所諫反。櫟也。說文云。魚遊水貌。櫟。側交反。字或作窳。同。撩。力弔反。又力條反。沈旋。力到反。

〔疏〕傳汕汕櫟。○正義曰。釋器云。櫟謂之汕。李巡曰。汕。以薄魚也。孫炎曰。今之撩啓。皆以今曉古。

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

衍。樂也。○衍。若旦反。

南有樛木甘瓠纍之

與也。纍。蔓也。箋云。君子下其臣。故賢者歸往也。○樛。居虬反。瓠音護。纍。力追反。本亦作纍。同。下。遐嫁反。

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

箋云。綏。安也。與嘉賓燕飲而安之。○鄉飲酒曰。賓以我安。

〔疏〕南有至綏之。○正義曰。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。甘瓠之草。得上而纍蔓之。以與在位有下下之君子。故在野賢者。得往而歸就之。言君子之下下。猶樛木之下垂。賢者所以往矣。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。在野賢

者嘉善之賓既來。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。○箋鄉飲酒曰。賓以我安。○正義曰。案鄉飲酒。燕飲而安之。無以我安之文。燕禮。司正洗解。南面奠于中庭。升東楹之東受命。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。君曰。以我安卿。大夫皆對曰。

謙、政不安。則此文在燕禮矣。言鄉飲酒者誤也。定本亦誤以南孩與由夷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。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。後人知其不合兩引。故略去燕禮焉。今本猶有言燕禮者。

翩翩者鷩烝然來思

鷩、壹宿之鳥。箋云。壹宿者。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。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。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。○翩翩篇。鷩音佳。本亦作佳。

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

箋云。又、復也。以其壹意。欲復與燕加厚之。○復、扶又反。下同。

〔疏〕

翩翩至又思。○正義曰。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。此章言賢者願往。翩翩而飛者是鷩鳥也。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。故久如欲來。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。以喻在野之賢者。有專壹之意。我君子亦久如願來。今

來在於我君子之朝。言君子求之至。故賢者意能專壹也。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。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。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。思皆為辭。燕又燕。類與之燕。言親之甚也。○箋云。壹宿至遲之。○正義曰。毛言壹宿義微。故申之云。壹宿者。一意於其所宿之木也。夫擇木之鳥。鷩謹。故將宿於木。專壹其心。故特以鷩鳥為喻。以鳥之擇木。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。此我謂君子也。將久如而來遲之者。賢者遲君子。物類相感。所以相思遲之也。定本式燕又思下。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。俗本多無此語。

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

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

人君得賢。則其德廣大堅固。如南山之有基趾。○為如字。又于偽反。

南山有臺北山有萊

興也。臺、夫須也。萊、草也。箋云。興者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。成其高大。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。○萊音來。夫音符。

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

基、本也。箋云。只之言是也。人君既得賢者。置之於位。又尊敬以禮樂樂之。則能為國家之本。得壽考之福。○樂樂。上音岳。下音洛。

〔疏〕

南山至無期○正義曰。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。以南山之上有臺。北山之上有萊。以有草木而自覆蓋。故能成其高大。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。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。所治之職有能。以有賢臣各治其事。故能

致太平。言山以草木高大。君以賢臣尊顯。賢德之人。光益若是。故我人君。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。置之於位。而厚用之。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基。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。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。所以樂之也。○傳臺夫須萊草○正義曰。臺、夫須。釋草文。舍人曰。臺一名夫須。陸機疏云。舊說夫須莎草也。可為筴筴。都人土云。臺筴細撮。傳云。臺所以禦雨。是也。十月之交曰。田卒汙萊。又周禮云。萊五十畝。萊為草之摠名。非有別草名之為萊。陸機疏云。萊草名。其葉可食。今兗州人蒸以為茹。謂之萊蒸。以上下類之。皆指草木之名。其義或當然矣。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。而車麥箋云。析其梓薪為蔽岡之高者。以興喻者各有所取。若觀其山形。草木便為蔽障之物。若欲顯其高大。草木則是裨益之。言不一端矣。

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

箋云。光、明也。政教明。有榮曜。○疆、居良反。

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

箋云：已、止也。不止者。言長見稱頌也。○
杞音起。草木疏云。其樹如樛。一名狗骨。

南山有栲。北山有杻。

栲、山樛。杻、櫛也。○栲音考。
杻、女九反。樛、勑居反。櫛音憶。

樂只君子。遐不眉壽。樂只君子。德音是茂。

眉壽。秀眉也。箋云。遐。遠也。遠不
眉壽者。言其近眉壽也。茂。盛也。

南山有栲。北山有枳。

栲、枳。栲、鼠梓。○俱甫反。
枳音庚。楸屬。枳、諸氏反。

〔疏〕傳栲枳至鼠梓。○正義曰。栲、釋木無文。宋玉賦曰。枳栲來巢。則栲木多枝而曲。所以來巢也。陸機疏云。栲樹高大。似白楊。有子著枝端。大如指。長數寸。噉之甘美如飴。八月熟。今官園種之。謂之木

蜜。枳鼠梓。釋木文。李巡曰。鼠梓一名枳。郭璞曰。楸屬也。陸
機疏曰。其樹葉木理如楸。山楸之異者。今人謂之苦楸。是也。

樂只君子。遐不黃耇。樂只君子。保艾爾後。

黃、黃髮也。耇、老。艾、養。保、安也。
○耇音苟。壽也。艾、五蓋反。沈音刈。

〔疏〕傳黃黃髮耇者。○正義曰。釋詁云。黃髮、耇、老、壽也。舍人
曰。黃髮。老人髮白復黃也。孫炎曰。耇、面凍梨色如浮垢。

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

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。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。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。有其義而亡其辭。

此三篇者。鄉飲酒燕禮亦用焉。曰。乃間歌魚麗。笙由庚。歌南山有臺。笙由儀。亦遭世亂而亡之。燕禮又有升歌鹿鳴。下管新宮。新宮亦詩篇名也。辭義皆亡。無以知其篇第之處。○此三篇義與南陔等。同依六月序。由庚在南山有嘉魚前。崇丘在南山有臺前。今同在此者。以其俱亡。使相從耳。問、古覓反。

〔疏〕由庚萬物至其辭○正義曰。有其義而亡其辭。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。○箋此三篇至之處○正義曰。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。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。亦者。亦南陔等也。即言其事之用曰。乃間歌魚

麗。笙由庚。歌南山有嘉魚。笙崇丘。歌南山有臺。笙由儀。鄉飲酒燕禮二篇。俱有此辭也。言間歌者。堂上與堂下遞歌。不比篇而間取之。笙者。在笙中吹之。所以亡者。亦遭亂而亡。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。因此亡詩事終。更述燕禮。又有升歌鹿鳴。下管新宮。亦詩篇名也。以對鹿鳴而入管用。故知詩篇名也。辭義皆亡。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。篇第所在。皆當言處。云之意者。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。故云意也。案魚麗武王詩也。而與嘉魚間歌。南陔等三篇。亦武王詩也。乃在堂下笙歌之。是武王之詩。得下管用之也。新宮制禮所用。必在禮前而作。不知武王詩也。成王詩也。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。不謂當在成王詩中。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。案禮射義。諸侯以狸首爲節。以彼類之。當在召南。但召南無亡詩之比。故鄭於「譜」言辭義皆亡者。對六篇有義無辭。新宮并義亦無。故言皆亡。不謂已爲作序。與經俱亡。若子夏爲之作序。何由辭及自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。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。子夏不爲之序也。左傳昭二十五年。宋公享昭子。賦新宮。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。所以錄不得者。詩之逸亡。必有積漸。當孔子之時。道衰樂廢。自宋公賦新宮。至孔子定詩。三十餘年。其間足得亡之也。聖人雖無所不知。不得以意錄之也。

蓼蕭澤及四海也。

九夷八狄。七戎六蠻。謂之四海。國在九州之外。雖有大者。爵不過子。虞書曰。州十有二師。外薄四海。咸建五長。○蓼音六。薄音博。諸本作外敷。注音芳夫反。四海。海者晦也。地險。言其去中國險遠。稟政教昏昧也。長、張丈反。

〔疏〕

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○正義曰。作蓼蕭詩者。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。使四海無侵伐之憂。得風是澤及四海之事。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。由其澤及。故其君來朝。王燕樂之。亦是澤及之事。故序摭其目焉。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。而序漫言四海者。作者以四海諸侯朝主而得燕度。故本其在國蒙澤。說其朝見光寵。序以王者恩及其君。不可遺其臣。見其通及上下。故直言四海以廣之。○箋九夷至五長○正義曰。九夷八狄。七戎六蠻。謂之四海。釋地文。李巡曰。九夷在東方。八狄在北方。七戎在西方。六蠻在南方。孫炎曰。海之言晦。晦闇於禮儀也。維師謀我。應注。皆與此同。職方氏及布憲注。亦引爾雅云。九夷八蠻。六戎五狄。謂之四海。數既不同。而俱云爾雅。則爾雅本有兩文。今李巡所注。謂之四海之下。更三句云。八蠻在南方。六戎在西方。五狄在北方。此三句唯李巡有之。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。李巡與鄭同時。鄭讀爾雅。蓋與巡同。故或取上文。或取下文也。爾雅本有二文者。由王所服國數不同。故異文耳。亦不知九夷八狄。七戎六蠻。正據何時也。此及中候。直言四海。不列其數。故引上文解之。職方列其國數。唯五戎六狄。與爾雅六戎五狄。上下不同。餘則相似。故據下文也。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。故同於職方焉。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。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。其數與之等。是周時之驗。故據之焉。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。鄭志答趙商云。戎狄之數。或五或六。兩文異耳。爾雅雖有。與周皆兩數耳。無別國之名。不甚明。故不定之也。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。但無國數可明。故不敢定之耳。四海之於王者。世一見耳。此經說四海來朝。應是攝政六年時事。當與明堂位同。直以漫言四海。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。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。國在九州之外者。明四海不屬九州。其州長所不領。故周禮曰。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一見。是也。若然。下文蠻荆。謂荊州之蠻。堯典曰。流共工于幽州。注云。幽州北裔。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。言外者。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。則謂之四

海之國。其境所居。不妨在九州之內。禹貢萬里大界。盡以九州目之。故得有荊州之變及幽州爲北裔也。曲禮曰。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。雖大曰子。是雖有大者。爵不過子也。大者曰子。小者曰男而已。左傳曰。驪戎男。是也。若殷爵三等。無子男。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。而書序曰。武王勝殷。巢伯來朝。注云。巢伯。南方諸侯。世一見者。以武王卽位來朝。是九州外爲伯。又虞書曰。州有十二師。外薄四海。咸建五長。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。何者。旣言州十有二師。是九州之內立師也。又曰。外薄四海。咸建五長。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。所引者。臯陶謨文也。檢鄭所注尙書。經作外薄。今定本作外敷。恐非也。彼注云。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。以佐其牧。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。此建五長。卽下曲禮所謂子。故彼注云。子謂九州之外長也。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。以爲之子。子猶牧是也。案彼上云。彌成五服。至于五千。鄭以爲禹治水。輔成五服。土方萬里。以七千里內爲九州。七七四十九。千里者之方四十九。只其一爲畿內。餘四十八。八州分之。各得方千里者六。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。七十里之國四百。五十里之國八百。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。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。餘有一千二百國。以百國立一師。故州有十二師。鄭又云。八州九千六百國。又四百國在畿內。以子男備其數。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。

蓼彼蕭斯零露漙兮

興也。蓼。長貌。蕭。蒿也。漙漙然。蕭上露貌。箋云。興者。蕭、香物之微者。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。露者。天所以潤萬物。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。○漙。息斂反。長如字。又張丈反。爲、于僞反。

旣見君子我心寫兮

輸寫其心也。箋云。旣見君子者。遠國之君。朝見於天子也。我心寫者。舒其情意。無留恨也。

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

箋云。天子與之燕而笑語。則遠國之君。各得其所。是以稱揚德美。使聲譽常處天子。

〔疏〕

蓼彼至處兮。正義曰。言蓼然長大者。彼蕭斯也。此蕭所以得長大者。由天以善露潤之。使其上露滑滑然。盈兮。以故得其長大耳。以興得所者。彼四夷之君。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。由玉以恩澤及之。使其恩澤豐多。故令其得所耳。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。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。喻四海諸侯。乃國君之賤者。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。遠國既蒙王澤。乃來朝見。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。我心則舒。寫盡兮。無復留恨。在國恐不得見。今來得見。則意盡也。朝之後。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。感王之恩。皆稱揚王之德美。是以使王得有聲譽。又常處天子之位兮。言為天子所保。不憂危亡也。○傳蕭蒿至露貌。○正義曰。釋草云。蕭、萩也。李巡曰。萩一名蕭。郭璞曰。卽蒿也。下章灑灑泥泥皆重言。故此以為滑滑也。滑滑露在物之狀。故為蕭上露貌。○箋蕭香至賤者。○正義曰。生民曰。取蕭祭脂。郊特性曰。燕蕭合馨香。是蕭為香物也。雖香而是物之微者。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。

蓼彼蕭斯。零露瀼瀼。

瀼瀼。露蕃貌。○灑、如羊反。徐又乃剛反。蕃音煩。

既見君子。為龍為光。

龍、龍也。箋云。為龍為光。言天子恩澤光耀。被及已也。○被、皮寄反。

其德不爽。壽考不忘。

爽、差也。

〔疏〕

既見至不忘。○正義曰。言遠國之君。蒙王恩澤。今皆來朝。既得見君子之王者。為君所寵遇。為君所光榮。得其恩意。又燕見笑語。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。

蓼彼蕭斯。零露泥泥。

泥泥、霑濡也。
○泥、乃禮反。

既見君子。孔燕豈弟。

豈、樂、弟、易也。箋云。孔、甚。燕、安也。○豈、開在反。本亦作愷。下同。後豈弟放此。弟如字。本亦作悌。音同。後皆放此。樂音洛。下篇同。易、夷豉反。

宜兄宜弟。令德壽豈。

爲兄亦宜。
爲弟亦宜。

〔疏〕既見至壽豈○正義曰。遠國之君。既朝見君子。爲君子所接遇。故皆甚安。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。君子既接。遠國得所。而又燕見。以盡其歡。是君子爲人之能。宜爲人兄。宜爲人弟。隨其所爲。皆得其宜。故

能有善德之譽。
壽凱樂之福也。

蓼彼蕭斯。零露濃濃。

濃濃、厚貌。○濃、奴同反。又女龍反。

既見君子。儻革「忡忡」。和鸞雝雝。萬福攸同。

「儻、響也。革、響首也。」「忡忡」。垂飾貌。在軾曰和。在鑣曰鸞。箋云。此說天子之車飾者。諸侯燕見天子。天子必乘車迎于門。是以云然。攸、所也。○儻、徒彫反。忡、直弓反。徐音同。又音勑弓反。軾音式。鑣、彼苗。

○反。

〔疏〕

既見至攸同。正義曰。言遠國之君。既見君子之王。又蒙重意燕見於己。說其燕見之車飾。君子所乘燕見之車。條皮以爲轡首之革。垂之冲冲然。其在軾之和鈴。與衡鏹之八鸞。其聲雖離然。乘是車服。屈己

之辱。降接卑賤。思過若是。是王爲主得所。故宜爲萬福之所同。皆得歸聚之。○傳條轡也。至曰鸞。正義曰。釋器云。轡首謂之革。郭璞曰。轡。韉也。然則馬轡所韉之外。有餘而重者。謂之革。條皮爲之。故云條革轡首垂也。條

革即言冲冲。故知垂飾貌。在軾曰和。和亦鈴也。以其與鸞相應和。故載見曰。和鈴中央。是也。在鏹曰鸞。謂鸞鈴置於馬之鏹。郭璞曰。鏹。馬勒傍鐵也。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。此無文也。故鄭不從之。禮記注云。鸞在

衡。駟鐵。云。置鸞於鏹。異於乘車。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鏹。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。鸞不當在鏹矣。此箋不易之者。以駟鐵已明之。此從可知也。○箋此說至然。正義曰。既見君子。即言條革冲冲。和鸞離

離。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。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。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。以諸侯燕見天子。必以車迎於門。是以云然。此既見天子之言。爲朝見之後。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。故蒙上既見之文也。知燕見迎諸侯者。以王

唯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。其朝宗當迎之。故秋官大行人。說車迎之法。賓主步數。彼六服諸侯。尙有車迎。則四夷之君。車迎可知。燕主歡心。不可不接。既然迎接。不得無車。故燕禮云。若四方之賓。公迎之于大門內。則

是燕有迎法也。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分。是燕時事。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。案大行人。上公九命。貳車九乘。介九人。禮九牢。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。立當車軹。揅者五人。侯伯以七爲節。立當前侯。揅者四人。子男以五爲

節。立當車衡。揅者三人。注云。王立當軹。又鄭注下曲禮。以春夏受贊於朝。受享於廟。以生氣文也。秋冬一受之於廟。殺氣質也。鄭又以觀禮不出迎諸侯。則冬遇亦不迎。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。

蓼蕭四章章六句

湛露天子燕諸侯也

燕。謂與之燕飲酒也。諸侯朝覲會同。天子與之燕。所以示慈惠。○湛。直減反。

〔疏〕

滿露至諸侯○正義曰。作滿露詩者。天子燕諸侯也。諸侯來朝。天子與之燕飲。美其事而歌之。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。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。蓼蕭序云。天子。此及彤弓。獨言天子者。此及彤弓。燕賜

諸侯之身。既言諸侯。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。蓼蕭序不言諸侯。文無所對。故不言天子也。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。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。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。首章言王燕諸侯。雖至於夜。留與飲燕。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。是天子恩厚之義也。下三章乃分別說之。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。非同姓讓之則止。三章言庶姓。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。故云善德善儀。言其不至於醉也。首章直言滿露斯。不指所在之物。摠下章云草木也。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。以同姓一類。故廣舉豐草。庶姓非一族之人。喻以異類之木。二王之後。同為天子所尊。譬之同類之木。各取其所象也。豐草杞棘言露在。桐椅不言露在。承上露在可知。天子燕諸侯之義。備於此矣。不言異姓與三恪者。兄弟甥舅禮不同。要夜飲之義。非宗不可。則異姓從庶姓禮也。三恪舉於二代。其亦在異姓中。

湛湛露斯匪陽不晞

與也。滿露。露茂盛貌。陽。日也。晞。乾也。露雖滿湛然。見陽則乾。箋云。與者。露之在物滿湛然。使物柯葉低垂。喻諸侯受燕爵。其義有似醉之貌。諸侯族酬之則猶然。唯天子賜爵。則貌變蕭敬承命。有似露見日而晞也。○晞音希。

厭厭夜飲不醉無歸

厭厭。安也。夜飲。〔私燕〕也。宗子將有事。則族人皆侍。不醉而出。是不親也。醉而不出。是濮宗也。箋云。天子燕諸侯之禮亡。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。族人猶羣臣也。其醉不出。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。飲酒至夜。猶云不醉無歸。此天子於諸侯之儀。燕飲之禮。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。○厭。於驢反。韓詩作悵。悵。和悅之貌。濮。息列反。

〔疏〕

滿湛至無歸○正義曰。滿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。此物得露。而滿湛然柯葉低垂。非見日之陽。則不得乾而舒放也。以與諸侯受王燕飲。而鬼峨然威儀縱弛。非天子之賜爵。則不承命而嚴蕭也。是王燕諸侯恩厚。

至於厭厭安閑之夜。尙與燕飲。其意殷勤以留賓客。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。○傳滿酒至陽日。○正義曰。此在物而
 滿酒。是盛也。與王隆厚於諸侯。故以盛爲喻。以陽爲乾物。故知日也。○箋露之至而晴。○正義曰。露之所濡。
 必在草木。此言所在。以摠下文。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。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。柯謂枝也。露在於葉。則令柯
 亦低。故言柯葉低垂。草木通然。非木柯而草葉也。此燕諸侯之詩。露比于燕諸侯。物得露而低。猶諸侯得酒而
 醉。故喻諸侯受燕爵。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。其醉必在燕末。諸侯旅酬則然。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。故以露見日
 而乾。喻諸侯有承命之事。燕之天子有命。唯賜爵耳。故言唯天子賜爵。則貌變肅敬承命。有似露見日而乾也。
 ○傳夜飲至灑宗。○正義曰。楚茨云。備言燕私。傳曰。燕而盡其私恩。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。故言燕私
 也。解夜飲之意。言宗子將有事。族人皆入侍。宗子或與之圖事。則當飲之酒。若宗子不飲之酒。使不醉而出。
 是不親族人也。若族人飲宗子酒。至醉仍不出。是灑慢宗子也。言此者。明宗子之義。族人雖醉。尙留之飲。族
 人之義。雖不至醉。亦當辭出。不得盡宗子之意。是主法自當留賓。賓則可以辭去。天子於諸侯。義亦當然。
 書傳曰。既待其宗。然後得燕。燕私者何。爾與族人飲。飲而不醉。是不親。醉而不出。是不敬。與此傳同。
 毛伏俱大儒。當各有所據而言也。○箋天子至大燭焉。○正義曰。申毛之意。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。以天子
 燕諸侯之禮亡。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。以天子比宗子。族人比羣臣。是假託之也。族人至醉而有出。有不出之
 二塗。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。若不辭出。是灑慢王也。是以諸侯皆當辭出。但王得其辭。異姓則聽之出。同姓則
 留之飲也。又解燕飲當以盡。所以淫飲至夜。猶云不醉不歸者。此天子於諸侯之義。言天子與諸侯爲主。雖終日
 而未盡歡。故留之夜飲。使至於必醉也。燕飲之禮。宵則兩階及庭門。皆設大燭。是燕必至夜。故欲留之夜飲也。
 燕禮曰。宵則庶子執燭於階上。甸人執大燭於庭。閹人爲燭於門外。是兩階門庭皆有
 燭也。彼兩階與門言執燭。唯庭言大燭。此云皆設大燭者。因彼有大燭。摠而言之。

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

豐、茂也。夜飲必於宗室。箋云。豐草喻同姓諸侯也。載之言則也。考、成也。夜飲之禮。在宗室同姓諸侯。則成
 之。於庶姓。其讓之則止。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。桓公命以火繼之。敬仲曰。臣卜其晝。未卜其夜。於是乃
 止。此之謂不成也。
 ○飲桓。於鳩反。

〔疏〕

湛湛至載考○正義曰。湛湛然者。彼露斯也。此露在彼豐草之上。豐草得露。則湛湛然柯葉低垂。以興王之燕飲。於彼同姓諸侯。此同姓諸侯。得王燕飲。則威儀寬縱也。王與歡酣。至於厭厭安閑之夜。留之私

飲。雖則辭讓。以其宗室之故。則留之而成飲。不許其讓。以崇親厚焉。○箋夜飲至不成○正義曰。鄭以經言載考。言則成。對有不成者。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。明是實讓之也。故言夜飲之禮。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。

於庶姓讓之則止也。獨言庶姓。除同姓皆耳。故以庶姓摠之。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止。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。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。故云此之謂不成也。飲桓公酒者。桓公至敬仲之家。而敬仲飲之酒也。故

鄭志答張逸云。時桓公館敬仲。若襄公館孔子之類。杜預亦云。桓公賢敬仲之故。幸賢人之家。是也。言卜晝不卜夜者。服虔云。臣享君必卜。示敬慎也。此燕諸侯。王爲之主。彼桓公飲酒。敬仲爲主。而得證此者。君適其

臣。君爲主人。其進退在君所裁。敬仲之辭。與諸侯之讓同。故得爲證也。

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

箋云。杞也。棘也。異類。喻庶姓諸侯也。令。善也。無不善其德。言飲酒不至於醉。

〔疏〕

湛湛至令德○正義曰。湛湛然者露斯。此露在此杞棘之木。此杞棘之木。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。以興王之燕飲。在彼庶姓之諸侯。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。皆威儀寬縱也。此庶姓明信之君子。雖得王之燕禮。飲

酒不至於醉。莫不皆善其德。使之無過差。

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

離離。垂也。箋云。桐也。椅也。同類而異名。喻二王之後也。其實離離。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。飲酒不至於醉。徒善其威儀而已。謂該節也。○椅。於宜反。木名也。該節。古哀反。字亦作械。音同。戒也。

〔疏〕

其桐至令儀○正義曰。其桐也。其椅也。言二樹當伏成之時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漙多。以興其杞也。其宋也。二君於王燕之時。其薦俎衆多。而於王爲客。加其厚恩故也。此二王之後。樂易之君子。雖得王之燕

禮。飲酒不至於醉。莫不善其威儀。令可觀望也。○箋其實至該節。正義曰。以此變「言在」其實。當燕之時。唯酒與薦俎。酒則樽不屬賓。賓所尊者。唯薦俎耳。昭二十五年。宋樂大心曰。我於周爲客。是二王之後。其辱與諸侯殊絕。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。此美天子之燕諸侯。無不醉之理。故燕欲賓醉乃出。是燕未必醉也。此與上章善威儀箋。皆云不至醉者。言其蘊藉自持。不至醉亂。內實困酒。空善外儀。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。又言善儀早晚謂該節。當奏該夏之節。猶善威儀。以其美人。必舉其終。故知當該之節也。燕禮。賓醉。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。奏該夏。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。遂出。是也。天子燕諸侯之禮亡。故據燕禮以況之。二王之後。燕罷而出。不。必奏該夏。

淇露四章章四句

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。

諸侯敵王所愾。而獻其功。王饗禮之。於是賜彤弓一。彤矢百。旅弓矢千。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。○彤。徒冬反。彤弓。赤弓也。愾。苦愛反。很也。杜預云。很。怒也。說文作𠄎。火既反。云怒戰也。旅音廬。黑弓也。本或作旅字。訛。

〔疏〕

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諸侯。正義曰。作彤弓詩者。天子賜有功諸侯。諸侯有征伐之功。王以弓矢賜之也。經三章。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。是賜之事。下四句言王設樂饗。酬而行饗。亦是賜之事。故云錫以兼之。

○箋諸侯至征伐。正義曰。自諸侯敵王所「愾」。盡旅弓矢千。除饗禮一句以外。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。諸侯賜弓矢。然後專征伐。禮記王制文也。引左傳者。解有功賜之由。王賜諸侯。非唯弓矢而已。獨言彤弓者。以弓矢爲重。故又引王制以明之。言敵王所愾者。敵者當也。愾。恨也。謂夷狄戎蠻。不用王命。王心恨之。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。諸侯於是以王命與師。以討王之所恨者。爲讎敵而伐之。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。王親受之。又設饗禮之。於是賜之弓矢也。獻功者。伐四夷而勝。則獻之。其伐中國。雖勝不獻。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。凡諸侯有四夷之功。則獻於王。以贄於夷。中國則否。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。其獻。唯四夷之功乃獻之。其賜。有

功則賜之。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。晉文侯夾輔周室。平王東遷洛邑。無伐四夷之功。王亦賜之弓矢。尙書文侯之命。是其事也。經先言受功。後說「享」。鄭先言「享」禮之。乃言賜弓矢者。襄二十六年左傳曰。將賞則加膳。加膳則飫賜。將欲賞人。尙加殺膳。況弓矢之賜。賞之大者。焉得無其禮也。爲賜以設饗而賜之。故鄭先言饗也。其饗之日。先受弓矢之賜。後受獻醴之禮也。且王以賜弓爲重。故經先言賜弓。後言饗之事也。若僖二十八年左傳。說晉文公敗楚於城父。獻功於王。王饗醴。命晉侯宥。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。賜之以弓矢。似先饗後賜者。彼饗醴命宥。別行饗禮。非賜日之饗也。故丁未獻俘。己酉設享。是先饗禮以勞其功。它日乃賜之弓矢。更加策命。其賜之日。別行饗禮。則此經所云。是與彼饗別也。莊十八年。執公晉侯朝王。王饗醴。命之宥。僖二十五年。晉侯朝王。王饗醴。命之宥。於時不賜。特行饗醴。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。非賜日之饗。賜之日實行饗禮。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。杜預云。歌彤弓者。以明報功宴樂。非謂賜時設饗禮。甯武子所言。及晉文侯文公所受。皆并有楛弓。此詩獨言彤弓者。以二文皆先彤後楛。彤少楛多。舉重可以包輕。故直言彤弓也。有弓則有矢。言弓則矢可知。故亦不言矢也。傳文直云楛弓矢千。定本亦然。故服虔云。矢千。則弓十。是本無十楛二字矣。俗本有者誤也。首章爲摠目。下二章分而述之。以相成也。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。以示子孫。先饗之。乃載以歸。後始藏於其家。以藏爲重。先言之。藏於家。受後之事。致其意而言之。非受時也。好之喜之。由悅樂而賜之。故賦之爲摠也。饗之是大禮之名。右之醴之。是饗時之事。亦饗爲摠也。鄭亦首章爲摠。但藏載於車。卽是受時之事。爲異耳。

彤弓 彤弓受言藏之。

彤弓。朱弓也。以講德習射。召、弛貌。言、我也。箋云。言者。謂王策命也。王賜朱弓。必策其功以命之。受出藏之。乃反入也。○召、尺昭反。說文云。弓反也。字林充小反。弛、式氏反。

我有嘉賓中心貺之。

貺。賜也。箋云。貺者。欲加恩惠也。王意殷勤於賓。故歌序之。

鐘鼓既設一朝饗之

箋云。大飲賓曰饗。一朝猶早朝。○飲、於鳩反。

〔疏〕

形弓至饗之。○毛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形赤之弓。昭然而弛。既天子以此賜我。我則於王受之矣。既受之。我當於家藏之。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。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。又饗禮禮之。我有嘉善之寶。中心至誠。而

賜之。以鐘鼓既為之設。一旦早朝。大設禮而饗之。鄭以敘王之意。言我形赤之弓。昭然弛兮。以賜諸侯。則受策命之言。與此賜之弓。出而藏之。乃反之入也。餘同。○傳形弓至言我。○正義曰。形赤。故言朱弓。周禮無

形弓之名。言講德習射。則形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。夏官司弓矢有六弓。王、弧、夾、庚、唐、大。鄭云。六者弓異體之名也。往體寡。來體多。曰王弧。往體多。來體寡。曰夾庚。往體來體若一。曰唐大。經曰。唐弓以授

學射者使者勞者。鄭云。學射者弓用中。後習強弱則易也。使者勞者弓亦用中。遠近可也。勞者勤勞王事。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。如是。則鄭以此形弓及旅弓於周禮為唐大。故言勞者。受得之後。則以學射。故云以

講德習射也。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。此形旅者為弓色之異稱。為弓者皆漆之。以禦後霜露。漆之為色。赤之而已。形既赤。則知旅者為黑也。色以赤者。周之所尚。故賜弓赤一而黑十。以赤為重耳。為其體同異未聞。

正以有功者受形弓。形弓之賜。周禮。唐弓大弓。以授勞者。此傳言形弓以講德習射。周禮。唐弓大弓。以授學射者。此形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。其必當唐大。亦未能審。旅弓與形弓俱賜勞者。蓋亦當唐大乎。服虔云。

旅弓以射甲革楛實。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。〔安得〕賜旅弓多形弓少。則體不得過之。而以形為學射。當唐大。合七成規。旅弓為王弧。合九成規。準之周禮。非其差也。周禮又有八矢。弓弩各四。其弓之矢。有枉、殺、嬗、恒。

而恒矢云用諸散射。鄭云。散射。謂禮射及習射。與此講德習射事同。則形矢旅矢。當周禮恒矢也。昭、弛。貌。說文云。弛、弓反。謂弛之而體反也。此言弛弛貌。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。至於凡平敵體。自出

臨時之宜。故曲禮有張弓尙筋。弛弓尙角。弓定體未定體之事。不與此同。傳訓言為我。不解藏義。王肅云。我藏之以示子孫也。○箋言者至反入。○正義曰。鄭以此歌本敘王意。故云有嘉寶。既敘王意。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

也。晉文公受弓矢之賜。傳稱王命尹氏。及王子虎。內史叔與父。策命晉侯為侯伯。此與彼同。宜有策命。故知晉者謂王命策也。王賜朱弓。必策其功以命之。左傳策命晉侯之文。是其事也。此直言藏之。則受出藏之。乃反

入者。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。云受策以出。出入三觀。故知之。○箋王意至序之。○正義曰。箋以言王中心以取之。是中心誠實。非飾貌矯情。是殷勤於賓也。由王如此。故復作詩歌而敘之。解此彤弓之意。以王中心之實。故歌之以示法耳。○箋大飲至早朝。○正義曰。饗者。烹大牢以飲賓。是禮之大者。故曰大。飲賓曰饗。謂以大禮飲賓。獻如命數。設牲俎豆。盛於食燕。周語曰。王饗有體薦。燕有折俎。公常享。卿當燕。是其禮盛也。言一朝者。言下殷勤於賓。早朝而卽行禮。故云一朝。猶早朝以燕。如至夜饗。則如其獻。禮成而罷。故以朝言之。昭元年左傳云。鄭饗趙孟。禮終乃燕。是享不終日也。

彤弓昭兮受言載之

載以歸也。箋云。出載之車也。

我有嘉賓中心喜之

喜、樂也。○樂音洛。

鐘鼓既設一朝右之

右、勸也。箋云。右之者。主人獻之。賓受爵。奠于薦右。既祭俎。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。○右、毛音又。鄭如字。薦右也。卒、遵律反。木或作辟者。誤也。辟音七內反。

〔疏〕傳右勸。正義曰。下章言醕。醕賓之前。止有獻賓。初獻未得名爲勸。則勸者非以酒勸賓。謂設享禮勸其功也。故成二年左傳曰。王親受而勞之。所以懲不敬勸有功。是也。此勸既非勸酒。故卒章醕亦不得醕酒。

傳醕報言爲享以報其功。故左傳曰。以覺報宴。是也。○箋右之至之謂。○正義曰。案燕禮云。主人筵前獻賓。賓西階上拜。筵前受爵反位。膳宰薦脯醢。賓升筵。膳宰設折俎。賓坐。左授爵。右祭脯醢。奠爵於薦右。與取肺坐絕祭「齊」之。與加於俎。坐授手執爵。遂祭酒於席末。坐辟酒。此鄭略其事。故言之。謂右之者。卽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。彼辟酒卽此卒爵。爵卽酒也。鄭以下言醕之爲醕賓。故此右之爲當獻賓。既獻賓。賓受而

奠之於薦右。是「言」之可以明主之獻賓。故作者舉以表之。

彤弓 昭兮 受言 鑿之

鑿、韜也。○鑿、古刀反。韜、木又作波。吐刀反。弓衣也。

我有嘉賓中心好之。

好、說也。○好、呼報反。說音悅。

鐘鼓既設一朝醕之

醕、報也。箋云。飲酒之禮。主人獻賓。賓酢主人。主人又飲而酌賓。謂之醕。醕猶厚也。勸也。○醕本又作酬。市山反。酢、才洛反。

〔疏〕

箋飲酒至厚勸。正義曰。案燕禮。賓既受獻。西階上北面坐卒爵。賓以虛爵降。賓坐取觶。奠於篚下。盥洗。卒盥揖。升酌。以酢主人於西階上。主人北面拜受。又曰。遂卒爵。是主人獻賓。賓酢主人也。又

曰。主人盥洗。升醕觶於賓。酌散。西階上坐奠爵。拜賓。賓降筵北面答拜。主人坐祭。遂飲。又曰。主人酌膳。賓西階上拜受爵。於筵前反位。主人拜送爵。賓升席。坐祭酒。遂奠於薦東。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。其鄉飲酒亦然。彼注醕勸酒。與此厚勸一也。瓠葉傳曰。醕導飲。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醕之。此傳訓醕為報。是傳意醕之不施於飲酒明矣。故王肅云。醕、報功也。

彤弓三章章六句

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。

樂育材者。歌樂人君教學國人。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。養之以漸。至於官之。○著者我。上子丁反。下五何反。長、張丈反。下注並同。樂音洛。下並注同。選、雪戀反。

〔疏〕

著者我。四章章四句。至樂之矣。○正義曰。作著者我詩者。樂育材也。言君子之爲人君。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。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。至於官爵之。君能如此。則爲天下喜樂矣。故作詩以美之。經四章。言長養

成就。賜之官爵。皆是育材之事也。南有嘉魚。言樂與賢也。南山有臺。云樂得賢者。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。本在上之心。非下人所樂。此則下人所樂。樂君之能育材。與彼別。又經言喜樂者。謂被人君所育者。以被

育有材。得官爵而喜。又序言喜樂之者。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。非獨被育者也。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。○箋樂育至官之。○正義曰。箋解樂育材者。樂養之以至於材。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。王制云。興立小學大學。

乃言若有循教者。鄉人子弟。鄉大夫餘子皆入學。九年大成。名曰秀士。又曰。命鄉論秀士。升之司徒。曰選官。司徒論選士之秀者。升之於大學。曰俊士。升於司徒者。不征於鄉。升於大學者。不征於司徒。曰造士。又

曰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。以告於王。而升諸司馬。曰進士。注云。進士。可進受爵祿。又曰。司馬辨論官材。論進士之賢者。以告於王。而定其論。論定然後官之。任官然後爵之。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。是教學之。從

秀士漸至於進士。是養之以漸也。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。是至於官爵之也。其養成爲此五士。是長育人材也。進士是材之大成。故官爵以進士爲主。但人材有限。官有尊卑。其進士以下。學已大成。超踰倫輩。亦可隨材任

之。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。卒章箋云。文亦用。武亦用。於人。之材無所廢。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。定本無進士二字。誤也。

菁菁者莪。在彼中阿。

興也。菁菁、盛貌。莪、蘿蒿也。中阿、阿中也。大陵曰阿。君子能長育人材。如阿之長莪菁菁然。箋云。長育之者。既教學之。又不征役也。

既見君子。樂且有儀。

箋云。既見君子者。官爵之而得見也。見則心既喜樂。又以禮儀見接。

〔疏〕

菁菁至有儀○正義曰。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。〔此蘿蒿也〕。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。由生在阿中。得阿之長養。故茂盛。以與德盛者是學士也。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。由生在彼學中。得君之長育。故使德盛。人

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。又能官而用之。故此學士既見君子。則心喜樂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。又君子能養材與官。又接之以禮。故下所以歌之也。言此養我者以泚。則有水之潤。阿陵有所居之勢。草得於中而長遂。故言長

也。○傳我蘿蒿○正義曰。釋草云。莪、蘿蒿也。舍人曰。莪一名蘿。郭璞曰。今莪蒿也。陸機疏云。莪蒿也。一名蘿蒿也。生澤田漸洳之處。〔菜〕似邪蒿而細科。生三月中。莖可生食。又可熬香美。味頗似萹蒿。是也。○

箋官爵至見接○正義曰。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。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。既樂為官爵之。又云且有儀。且兼事之辭。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已也。

菁菁者莪在彼中泚。

中泚、泚中也。
○泚音止。

既見君子我心則喜。

喜、樂也。

菁菁者莪在彼中陵。

中陵、陵中也。

既見君子錫我百朋。

箋云。古者貨貝。五貝為朋。賜我百朋。得祿多。言得意也。

〔疏〕

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，壯貝，公貝，小貝，不成貝，爲五也。言古者貨貝，言古者寶此貝爲貨也。五貝者，

朋，而不成者不爲朋。鄭因經廣解之。言有五種之貝，貝中以相與爲朋。非摠五貝爲一朋也。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，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，二貝爲朋，壯貝三寸六分以上，直錢五十文，二貝爲朋，公貝二寸四分，以上直錢三十文，二貝爲朋，小貝一寸二分，以上直錢一十文，二貝爲朋，不成貝寸二分，漏度不得爲朋。率枚直錢三文，是也。以志所言王莽時事，王莽多舉古事，而行五貝，故知古者貨貝焉。

汎汎楊舟載沈載浮

楊木爲舟，載沈亦「沈」。載浮亦浮。箋云：舟者沈物亦載，浮物亦載。喻人君用士，文亦用，武亦用。於人之材無所廢。○汎汎、方劍反。

既見君子我心則休

箋云：休者，休休然。○休、虛虬反。美也。

〔疏〕

汎汎至則休。○正義曰：言汎汎然楊木之舟，則載其沈物，則載其浮物，俱浮水上，以與當時君子用其文者，又用其武者，俱致在朝。言君子於人，唯才是用，故既見君子，而得官爵，我心則休休然而美。載飛載止，及載震載育之類。箋傳皆以載爲則，然則此載亦爲則，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。傳言載沈亦浮，箋云沈物亦載，則以載解義，非經中之載也。

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

毛詩注疏校勘記〔十之一〕

阮元撰盧宣旬摘錄

○南有嘉魚

大平君子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·平下有之字·考文古本同·案有者是也·下正義云·鳧鷖與此序·皆云大平之君子·可證·

欲置之於朝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置作致·案所改是也·

又云麇然猶言久然爲如也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久下當脫如麇爲久·凡四字·以久字複出而誤也·

上見求魚之多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上作止·案所改是也·

彼注云君子謂成王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斥誤謂·是也·正義下云·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·是本引此作斥也·

升家臣以公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以作於·案所改非也·正義所引自如此·

李巡曰汕以薄魚也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魚也作汕魚·案爾雅疏引作汕以薄汕魚也·此當汕也並有·各脫其一·

鄉飲酒曰賓以我安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正義云·則此文當在燕禮矣·言鄉飲酒者誤也·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·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·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·後人知其不合兩引·故略去燕禮

焉·今本猶有言燕禮者·此正義據當時或本猶有鄉飲酒燕禮連言之·而定其誤如此也·今無其本矣·

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下五字當衍文·是也·此竄者涉上交而誤·

有專壹之意我君子國本·明監本·毛本案我上當有於字。

夫擇木之鳥懋謹國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案此當作離夫不之鳥懋謹·用四牡傳箋之文也。

○南山有臺

保艾爾後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·依傳艾養保安也·似經文當作艾保·今考釋文以保艾作音·是釋文本與唐石經以下正同·正義本未有明文·今無可考。

○由庚崇丘由儀

各得其宜也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·宜·東督補亡詩引作儀·李善注云·毛萇詩傳·儀·宜也·此當作儀·非也·此序以宜說儀·與由庚序以道說庚·崇丘序以高說崇·以大說丘·爲例正同。

東督改作儀·失序意矣·不當反據之也·凡他書援引之異不可信者·視諸此·毛不注序·無此傳明甚·李善取烝民我義圖之之傳破而引之耳。

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小字本·相臺本同案正義云·篇第所在·皆當言處·云之意者·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·故云意也·各本作處者皆誤·段玉裁云·正義作意·是也。

故鄭於譜言國本·明監本·毛本案譜當作此。

○蓼蕭

外薄四海小字本·相臺本同案釋文云·外薄音博·諸本作外敷·注音芳夫反·正義云·檢鄭所注尙書·經作外滂·今定本作外敷·恐非也。

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國本·明監本·毛本常作裳·案所改非也·周頌譜及臣工三正義·引皆作常·依說文常是裳之正字。

維師謀我應注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雜誤案文王正義·引皆作維。

州有十二師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有十當作十有·正義下云·既言州十有二師·可證·下引注云·州立十二人·又云·故州有十二師者·皆非經成文也·山井鼎云·宋板作十有·誤舉下行耳·

舒其情意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考文古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舒誤輸·

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之至四·十行本剗添者一字·

我心則舒寫盡兮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舒作輸·案所改非也·此用箋·

言為天子所保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鏗云·子疑下字誤·是也·

雖香而是物之微者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而至微·十行本剗添者一字·

豈樂弟易也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釋文以樂也作音·當是其本較今各本皆多也字·考文古本有采釋文·

儻革冲冲相臺本同·唐石經·小字本·作冲冲·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冲冲是也·十行本正義中字·仍作冲冲·釋文同·皆可證·

儻辮也革辮首也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段玉裁云·傳儻辮首飾也·革辮首也·此謂革即勒字古文會·攸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·或作鞞勒·說文·鞞、鞞首銅也·然則鞞以飾辮首·傳云垂飾貌·正謂鞞也·

韓奕鞞以為鞞·淺以為鞞·鞞以飾勒·金以飾輓·四事一例·載見云·攸革有鞞·鞞謂金飾·采芑箋云·攸革·鞞首垂也·皆可證各本作鞞也·係淺人刪首飾二字·攸作儻·亦淺人為之·又詳詩經小學·今考正義云·儻皮以

為鞞·標起止云·傳儻鞞也·釋少孫下云·鞞也·五經文字革部云·儻、鞞也·見詩·是唐時本已與今各本同·

立當前侯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此不誤·浦鐘云·疾誤侯·非也·周禮本是侯字·唐石經以下·皆譌爲疾·唯此及論語鄉黨疏所引不誤·詳見禮說·九經古義·周禮漢讀考·

○湛露

蓼蕭序云天子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序下浦鐘云脫不字·是也·

其義有似醉之貌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小字本·相臺本·義作儀·案儀字是也·正義云·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·可證·

夜飲私燕也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正義云·故言燕私也·引楚茨尙書大傳燕私以說之·是此誤倒·常棣正義引此亦誤·

猶諸侯之儀也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儀當作義·即正義所云族人之義也·下箋此天子於諸侯之儀·亦當作義·即正義所謂宗子之義也·皆無取於威儀·又正義屢云天子於諸侯之義·亦可證·

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而上當有已字·常棣正義引有·

於是乃止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正義云·於是止·是其本無乃字·

以此變言在其實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言在二字·盧文弨云當乙·是也·

○彤弓

自諸侯敵王所愾毛本·愾誤釗·閩本·明監本·不誤·○按釗或鏃之誤·說文引左傳作鏃·

後說享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享作饗·案所改是也·下同·

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蜀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正誤王·案下彤字當作旅·

安得賜旅弓多彤弓少蜀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安得當作案傳·形近之譌·

坐絕祭齊之蜀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嚼誤齊·是也·

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蜀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言當右字誤·是也·

○菁菁者莪

升之司徒曰選官蜀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山井鼎云·官當作士·是也·物觀補遺云·宋板官作士·當是剗也·

蘿蒿也此蘿蒿也此蘿蒿蜀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不重也此蘿蒿四字·案所改是也·此複衍·

菜似邪蒿而細蜀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似誤以·毛本菜作葉·案葉字是也·

不成貝寸二分蜀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貝下當依漢志補不盈二字·

載沈亦沈小字本·相莖本同·案下沈字當作浮·正義云·則載其沈物·則載其浮物·俱浮水上·又云·傳言載沈亦浮·皆可證也·考文古本作浮·采正義·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十〔十之二〕

毛詩小雅

鄭氏箋 孔穎達疏

六月宣王北伐也。

〔從此至無羊十四篇。是宣王之變小雅。〕

鹿鳴廢則和樂缺矣。

樂音洛。篇末注同。缺、苦悅反。

四牡廢則君臣缺矣。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。常棣廢則兄弟缺矣。伐木廢則朋友缺矣。天保廢則福祿缺矣。采芾廢則征伐缺矣。出車廢則功力缺矣。杕杜廢則師衆缺矣。魚麗廢則法度缺矣。南陔廢則孝友缺矣。白華廢則廉恥缺矣。華黍廢則蓄積缺矣。

蓄、勑
六反。

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。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。下不得其所矣。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。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。

隊、直
類反。

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。蓼蕭廢則恩澤乖矣。淇露廢則萬國離矣。彤弓廢則諸夏衰矣。

夏、戶
雅反。

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。中國微矣。

「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。美宣王之北伐也。」

〔疏〕

六月六章章八句盡中國微矣。○正義曰。此經六章。皆在北伐之事。序又廣之。言宣王所以北伐者。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。致令四夷交侵。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。鹿鳴言和樂且耽。故廢則和樂缺矣。以下廢缺。其

義易明。不復須釋。由庚以下。不言缺者。敘者因文起義。明與上詩別主。見缺者為剛。君父之義。不言缺者為柔。臣子之義。以文武道同。故俱言缺。周公成王。則臣子也。故變文焉。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。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。此與由「夷」全同。由庚言陰陽。此言萬物者。由庚言由陰陽得理。萬物得其道。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。本之於陰陽。所以異也。此二十二篇。小雅之正經。王者行之。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。今盡廢事不

行。則王政衰壞。中國不守。四方夷狄來侵之。中夏之國微弱矣。言北狄所以來侵者。爲駸小雅故也。厲王廢之而微弱。宣王能禦之而復興。故博而詳之。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。以示法也。此篇北伐。下篇南征。蠻狄之侵。則有之矣。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。厲王之末。天下大壞。明其四夷俱侵也。江漢命召公平淮夷。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。唯無戎侵之事。蓋作者所以不言耳。假使無戎侵。亦得言四夷矣。定本此序注云。言周室微而復興。美宣王之北伐也。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。首章傳曰。日月爲常。周禮王建太常。二章傳曰。出征以佐其爲天子。是自於己之辭。觀此。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。卒章傳曰。使文武之臣征伐。與孝友之臣處內。言與。似共留不去之辭者。王肅云。宣王親伐獫狁。出鎬京而還。使吉甫追伐追逐。乃至於太原。如肅意。宣王先歸於京師。吉甫還時。王已處內。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。肅以鎬爲鎬京。未必是毛之意。其言宣王先歸。或得傳旨。不然。不得載常簡閱。遣將獨行也。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。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。故三章再言薄伐。上謂王伐之。下謂吉甫伐之也。鄭以爲獨遣吉甫。王不自行。王基。卽鄭之徒也。云。六月使吉甫。采芑命方叔。江漢命召公。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。孔晁云。王親自征耳。孔晁。王肅之徒也。言六月王親行。常武王不親行。故常武曰。王命卿士。南仲太祖。太師皇父。非王親征也。又曰。王奮厥武。王旅嘽嘽。皆統於王師也。又王曰。還歸。將上稱王命而歸耳。非親征也。案出車文王不親。而經專美南仲。此篇亦專美吉甫。若將「師」之從王而行。則君統臣功。安得言不及王。而專歸美於下。若王自親征。飲至大賞。則從軍之士。莫不在焉。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。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。常武言王旅。容可統之於王。經云。赫赫業業。有嚴天子。說天子之容。復何統乎。又遣將誓師。可稱王意。經言王曰還歸。事在既克之後。事平理。自當還。在軍將所專制。何當假稱王命。始還師也。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。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。鄭說爲長。

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。

棲棲、簡閱貌。飭、正也。日月爲常。服、戎服也。箋云。記六月者。盛夏出兵。明其急也。戎車。革輅之等也。其等有五。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。○棲音西。飭音勅。依字從力。脩飾之字從巾。不同也。今人食邊作斃。以爲脩飾之字借作勅音。非。騤、求龜反。閱音悅。

玁狁孔熾我是用「急」

熾、盛也。箋云：此序吉甫之意也。北狄來侵甚熾。故王以是急遣我。○熾、尺志反。

王于出征以匡王國

箋云：于、曰、匡、正也。王曰：今女出征玁狁。以正王國之封畿。

〔疏〕

六月至王國。毛以爲正當盛夏六月之時。王以北狄侵急。乃自征而禦之。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。樓樓然。其所簡練戎車。旣皆飭正矣。戎車所駕之四牡。又駮駮然強盛。王乃載是日月之常。建之於車。及兵戎之伐。以匡正王之國也。鄭以爲吉甫受命六月北征。卽閱士衆。樓樓然。所簡戎車。旣齊正矣。所乘四馬。皆強壯駮駮然。乃載是常。從戎章弁之服以出征也。吉甫意云。所以六月行者。以北狄來侵甚盛。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。王曰：今女出征玁狁。以正王國之封畿。我故盛夏而行也。○傳樓樓至戎服。正義曰：以樓樓非六月之狀。故爲簡閱貌也。日月爲常。春官司常文。謂之王旌。畫日月也。服、戎服也。卽以章弁服也。但分爲二事。故與鄭異。○箋六月至服。正義曰：以征伐之詩多矣。未有顯言月者。此獨言之。故云：記六月者。盛夏出兵。明其急也。春官中車。掌王之五路。革路以卽戎。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。春官車僕。掌戎路之倅。廣車之倅。闕車之倅。屏車之倅。輕車之倅。注云：此五者皆兵車。所「設」五戎也。戎路。王在軍所乘。廣車。橫陣之車。闕車。所用補闕之車也。屏車。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。輕車。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。是其等有五也。吉甫用所乘兵車。亦革路。在軍所乘與王同。但不知備五戎以否。鄭因事解之。不必備五也。言戎車之常服章弁服者。以上言戎車旣飭。卽載是常服。是則戎車載之。故云戎車之常服也。言載之者。以戎服當戰陳之時。乃服之。在道未服之。司服云：凡兵事章弁服。注云：章弁。以韎章爲弁。又以爲衣。春秋晉郤至衣韎章之附注。是也。周禮「云」：章弁皮弁服。皆素裳白冑。又雜問志云：韎草之不注。不讀如幅。注、屬也。幅有屬者。以淺赤章爲弁。又以爲衣。而素裳白冑也。知淺赤者。以詩言韎韐有奭。以韎韐茅蒐染之。而奭爲赤貌。若不淺則絳。故知淺赤也。聘禮。

君使卿章弁歸饗餼。注云。章弁。韎「韠」之弁。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。不韎皮爲衣者。以卿之歸饗餼。當用皮弁。以權事之宜。而用章弁。故彼注云。兵服也。而服之者。皮韋同類也。取相近耳。以皮弁衣。故彼章弁衣用赤布也。以皮韋同類。故孝經注曰。田獵戰伐冠皮弁。授神契云。皮弁素積。軍旅也。皆以皮弁統章言之。若分別言之。戰伐用章。不用皮也。此所載者。據將帥服耳。其餘軍士之服。下章言旣成我服是也。通皆章皮。故坊記注云。唯在軍同服耳。知者。僖五年左傳曰。均服振振。取虢之旂。是同也。禮在朝及齊祭。君臣有同服多矣。鄭獨言在軍者。爲僕右「無」也。以君各以時服。僕右恆朝服。至在軍則同。故言唯耳。不謂通於他事。○箋于曰至封畿。正義曰。鄭以王不自親征。吉甫述王之辭。故言其曰。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。爲往。所以爲王自征耳。言王國者。以率土之濱。莫非王臣。要服之內。是王國之封畿也。

比物四驪閑之維則。

物、毛物也。則、法也。言先教戰然後用師。○比、毗志反。齊、同也。

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。

師行三十里。箋云。王旣成我戎服。將遣之。戒之曰。日行三十里。可以舍息。

王于出征以佐天子。

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。箋云。王曰。令女出征伐。以佐助我天子之事。禦北狄也。

〔疏〕比物至天子。○毛以爲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。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。此四驪之馬。先以閑習之。維有法則矣。所以今用之。維此六月之時。旣成我軍士之戎服。我軍士戎服旣成。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。王於是出

行征伐。獫狁。成已爲天子之大功也。○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。餘同。○傳物毛至用師。○正義曰。夏官校人云。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。毛馬而頒之。凡軍事。物馬而頒之。注云。毛馬。齊其色。物馬。齊其力。是毛物

之文也。傳以直言物則難解。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。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。戎車齊力尙強。不取同色。而言四驥者。雖以齊力爲主。亦不厭其同色也。故曰駟騶彭彭。又曰乘其四驥。田獵齊足。而曰四黃既駕。是皆同色也。無同色者。乃取異毛耳。騶駟是中。騶驪是騷。是也。以言閑之。是以先閑習。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。書傳曰。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。閑之者何。貫之。貫之何。習之。是也。○傳師行三十里。○正義曰。此述宣王之征。是師行之事。美事明得禮。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。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。亦準此也。

四牡脩廣其大有顛

脩、長、廣、大也。顛、大貌。○
顛、玉容反。說文云。大頭也。

薄伐獫狁以奏膚公

奏、爲、膚、大、公、功也。

有嚴有翼共武之服

嚴、威嚴也。翼、敬也。箋云。服、事也。言今師之軍帥。有威嚴者。有恭敬者。而共典是兵事。言文武之人備。○嚴如字。其、鄭如字。注下同。王徐音恭。帥、所類反。下將帥同。後篇放此。

共武之服以定王國

箋云。定、安也。

〔疏〕

四牡至王國○毛以爲王所將戎車。所駕之四牡。形容脩長。而又廣大。其大之貌。則有顛然。以此之強薄伐獫狁之國。以爲天子之大功也。非直車馬之強。又有威嚴之將。恭敬之臣。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。其嚴者

威敵厲衆。敬者撫和上下。既有此文武之臣。共掌兵事。以此而往。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。鄭唯據吉甫爲異。

獫狁匪茹。整居焦穫。侵鎬及方。至于涇陽。

焦穫。周地。接于獫狁者。箋云。匪。非。茹。度也。鎬也。方也。皆北方地名。言獫狁之來侵。非其所當度爲也。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。來侵至涇水之北。言其大恣也。○茹。如豫反。徐音如。獲音護。爾雅十敵。周有焦護。鎬。胡老反。王云。京師。度。徒洛反。下同。

織文鳥章。白旆央央。

鳥章。錯革鳥爲章也。白旆。纛旄者也。央央。鮮明貌。箋云。織。黼織也。鳥章。鳥準之文章。將帥以下。衣皆著焉。○織音志。又尺志反。注同。白旆。本又作旆。蒲貝反。纛旄曰旆。左傳云。蒞旆。是也。一曰。旆與旆。古今字殊。央音英。或於良反。下篇同。黼音輝。將。子亮反。下大將同。後篇將帥放此。著。知略反。

元戎十乘以先啓行。

元。大也。夏后氏曰鉤車。先正也。殷曰寅車。先疾也。周曰元戎。先良也。箋云。鉤。繫。行曲直有正也。寅。進也。二者及元戎。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。其制之同異未聞。○乘。繩證反。行。戶郎反。注前行同。夏。月進反。鉤。古侯反。殷音古。今經注作繫。無股字。以先。蘇廌反。陳。直艱反。

〔疏〕

獫狁至啓行。○毛以爲王師已行。數狄之罪。故陳其放恣。言獫狁之所侵者。非其意所當度。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。又侵鎬及北方之地。至於涇水之北。侵及近地。石爲大甚。故以當合征之。而將帥以下。皆有黼織之象。其文有鳥準之章。以帛爲行旆。央央然鮮明。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。又有戎車十乘。以在軍先。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。由獫狁之恣而用伐之。鄭唯據吉甫爲異。○傳焦至獫狁。正義曰。釋地云。周有焦穫。

郭璞曰。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。其澤藪在瓠中。而藪外猶焦穫。所以接于猷狝也。孫炎曰。周、岐周也。以猷獲岐周言之。則於鎬京爲西北矣。以北狄言之。故爲北方耳。○箋匪非至大恣、正義曰。以北狄所侵。故知鎬也方也。皆北方地名也。整齊而處之者。言其居周之地。無所畏憚也。鎬方雖在焦穫之下。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。據在北方。在焦穫之東北。若在焦穫之內。不得爲長遠也。水北曰陽。故言涇水之北。涇去京師爲近。故言大恣。毛不解鎬方之文。而出車傳曰。朔方近猷狝之國。鎬方文連。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。王肅以爲鎬京。故王基駁曰。據下章云。來歸自鎬。我行永久。言言甫自鎬來歸。猶春秋公至自晉。公至自楚。亦從晉楚歸來也。故「知鎬曰」。千里之鎬。猶以爲遠。鎬去京師千里。長安洛陽。代爲帝都。而濟陰有長安鄉。「漢有落陽」縣。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。孫毓亦以箋義爲長。○傳鳥革至旒者。○正義曰。釋天云。錯革鳥曰旒。孫炎曰。錯。置也。革。急也。畫急疾之鳥於綵也。鄭志答張逸。亦云畫急疾之鳥革。是也。故箋云鳥革之文章。正知革者。以司常云。鳥革爲旒。釋天云。繼旒曰旒。故云白旒繼旒者也。旒與旒。古今字也。故定四年左傳曰。蒞旒旒旒。亦旒也。以其繼旒垂之。因以爲狀。故曰胡不旒旒。此與旒旒旒者。散則通名。○箋繼繼至著焉。○正義曰。言繼繼者。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。史記漢書。謂之旗幟。幟與繼字雖異。音實同也。傳云革鳥。爲解不明。故云。鳥革之文章。將帥以下。衣皆著焉。謂此織文鳥革白旒中央也。以綵爲旒。畫爲鳥革。又綵爲旒。書名於末。以爲徽織。知者。司常。掌九旗之物名。各有屬。注云。物名者。所畫異物則異名也。屬謂徽織也。大傳謂之徽號。今城門僕射所被。及亭長著絳衣。皆其舊象也。又曰。皆畫其象焉。官府各象其事。州里各象其名。家各象其號。注云。事名號織。所以顯別衆官。樹之於位。朝者各就焉。覲禮曰。公侯伯子男。皆就其旒而立。此其類也。或謂之事。或謂之名。或謂之號。異外內也。三者旒旗之細。士喪禮曰。爲銘各以其物。亡則以緇。長半幅。積末。長終幅。廣三寸。書名於末。此蓋其制也。徽織之書則云。某某之事。某某之名。某某之號。今大閱禮象而爲之。兵凶事。若有死事者。亦當以相別也。由此言之。則徽織者。其制亦如所建旒旗。而畫之其象。但小耳。故鄭云旒旗之細。以皆著於衣。理不宜長。以無長短之制。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。士喪注云「半幅一尺」。綵幅二尺。除去「絳」直。是銘長三尺也。故士喪禮。竹杠長三尺。置于宇西階上。鄭云。此蓋其制。以死之銘旒卽生之徽織。鄭引士喪禮。以證自王以下旒旒雖有等差。其徽織疑同長三尺。以同著於衣。不宜差降。則此徽織亦綵長一尺。畫鳥革。旒長二尺。書名於末。九旗之物。皆用綵。則此亦綵也。言白旒者。謂綵帛。猶通帛爲旒亦是綵也。言各畫其象者。以其徽雖短之令小。皆本之建旒。故司常云。大喪供銘旒。注云。王則大常也。又引士

喪禮爲銘各以其物。是自王以下徽織。皆畫其所當建也。此獨言鳥章者。周禮軍行百官建旗。舉百官者。所以統其餘也。言將帥以下者。大司馬曰。仲夏教茷舍。辨號名之用。帥以門名。注云。號名者。徽織所以相別也。在國以表朝位。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。被之以備死事。帥謂軍將至「五」長。是將帥以下。自「五」長以上。不見士卒。其有無不明。蓋亦各有之矣。司常云。官府各象其事。謂百官以職從王者。象其所建旌旗畫之。謂之爲事。州里各象其名者。謂州長至比長。象其所建之旌旗。謂之爲名。家各象其號者。謂卿大夫采地之臣。象其所建之旌旗。謂之爲號。此唯有三。案大司馬。仲夏辨號名之用。帥以門名。縣鄙各以其名。家以號名。卿以州名。野以邑名。百官各象其事。雖有六。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。但司馬細別言之耳。帥以門名者。帥謂六軍之將。皆命卿。營所治國門。以在門所建之旌旗爲徽織之。此帥從伍長以上。但以卿統名「焉」事。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。縣鄙各以其名者。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。卿以州名者。謂州長至比長。野以邑名者。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。此三者卽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。家以號名者。卽司常云家象其號也。百官各象其事者。卽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。○傳夏后至先良。○正義曰。夏后氏曰鉤車。殷曰寅車。周曰元戎。司馬法文也。先疾先良。傳因名以解之。○箋鉤鉤繫至未聞。○正義曰。箋以毛因而增解。遂解其名以明義。春官巾車職曰。金路鉤繫纓。注云。鉤之。巾車以爲車飾。故得車取名焉。鄭兼言繫者。并舉其類以曉人。猶上傳云物毛物也。周禮革路無鉤。此特謂鉤。故以名車也。此車備設鉤繫。其行曲直有正。故云先正也。或卽鄭云曲直有正。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。曲直有正。不必爲馬飾也。寅。進也。此車能進取遠道。故云先疾也。其元戎者。傳已訓元爲大。故鄭不復解之。言大車之善者。故云先良也。無文論其形。故云同異未制聞。

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信旣信且閑

輕。擊。信。正也。箋云。戎車之安。從後視之如擊。從前視之如軒。然後適調也。信。壯健之貌。○輕。竹二反。信。其乙反。又其吉反。擊音至。

薄伐玁狁至于太原

言逐出之而已。
○大音泰。

文武吉甫萬邦為憲

吉甫。尹吉甫也。有文有武。憲。法也。箋云。吉甫此時大將也。

〔疏〕

戎車至為憲。○毛以為王征玁狁。既出鎬方。玁狁退。王身還反。而使吉甫逐之。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。言兵戎之車。既安正矣。從後視之如衽。從前視之如軒。是適調矣。其所駕四牡之馬。既正大矣。且須復閉

習。吉甫以此薄伐玁狁。敵不敢當。遂追奔逐北。至于大原之地。王師所以得勝者。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。其才略可為萬國之法。受命逐狄。王委任焉。故北狄遠去也。○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。以信為壯健為異。餘同。○傳言逐出之而已。○正義曰。不言與戰。經云至于大原。是宣王德盛兵強。玁狁奔走。不敢與戰。吉甫直逐出之而已。采芑出車。皆言執訊獲醜。此無其事。明其不戰也。莊三十年。齊人伐山戎。公羊傳曰。此蓋戰也。何以不言戰。春秋敵者言戰。桓公之與戎狄。驅之耳。何休曰。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。義與此同。

吉甫燕喜既多受祉

祉。福也。箋云。吉甫既伐玁狁而歸。天子以燕禮樂之。則歡喜矣。又多受賞賜也。

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無鱉膾鯉

御。進也。箋云。御。侍也。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。又日月長久。今飲之酒。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。又加其珍美之饌。所以極「勸也」。○飲。於鵝反。注同。鱉。卑減反。膾。古外反。鯉音里。

侯誰在矣張仲孝友

侯、維也。張仲、賢臣也。善父母爲孝。善兄弟爲友。使文武之臣征伐。與孝友之臣處內。箋云。張仲、吉甫之友。其性孝友。

〔疏〕

吉甫至孝友。○毛以爲吉甫逐出獫狁。遠出中國。有功而歸。王以燕禮樂之。則歡喜。既多受賞賜之福也。王所以燕賜之者。以其來歸自鎬。其處迢遠。我吉甫之行。日月長久矣。故今王飲之酒。進其宿在家諸同志。

之友與俱飲。以盡其歡。又加之以魚鼈膾鯉珍美之饌。燕賜厚矣。其所進諸友之中。維復誰在其中問矣。有張仲。其性孝友。在焉。言吉甫之賢。有此善友。因顯所任得人。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。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。亦

所以爲美也。○鄭唯吉甫元帥專征。又以御爲侍。言飲酒則有侍者。諸友舊恩之人。以此爲異。餘同。○箋御侍至勸之。○正義曰。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。其義勝進。故易傳也。言加珍美之饌者。以燕禮其牲狗。天子之

燕。不過有牢牲。魚鼈非常膳。故云加之。○箋張仲至孝友。○正義曰。箋以侯誰在矣是問。吉甫諸友之辭。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。爾雅李巡注。云張姓仲字。其人孝。故稱孝友。

六月六章章八句

采芑宣王南征也。

芑音起。徐
又求已反。

〔疏〕

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。○正義曰。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。上言伐。此云征。便辭耳。無義例也。言伐者。以彼有罪。伐而討之。猶執斧以伐木。言征者。已伐而正其罪。故或并言征伐。其義一也。

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。

興也。芑、菜也。田一歲曰菑。二歲曰新田。三歲曰畝。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土然後用之。箋云。興者。新美之。喻和治其家。養育其身也。土、軍士也。○菑、側其反。郭云。反菑曰菑。畝音餘。

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。

方叔。卿士也。受命而為將也。泚。臨師。衆。千。杆。試。用也。箋云。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。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。司馬法。兵車一乘。甲士三人。步卒七十二人。宣王承亂。獎卒盡起。○荏本又作泚。音利。又音類。沈力二反。扞。胡旦反。乘。繩證反。下一乘同。卒。子忽反。下皆同。獎。延面反。餘也。又徐薦反。

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

箋云。率者。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。翼翼。壯健貌。

路車有奭簟芻魚服鉤膺儻革

奭。赤貌。鉤膺。繫纓也。箋云。芻之言蔽也。車之蔽飾。象席文也。魚服。矢服也。儻革。轡首重也。○奭。許力反。芻音弗。條音條。繫。步干反。馬大帶也。

〔疏〕薄言至儻革。○正義曰。言人須芻為菜。我薄采此芻於何處乎。當於彼新田。於此苗畝之中。以新田苗畝。謂已和耕其田。生長其芻。必肥美可食。故於此采之也。以興須人為軍士。我薄取人於何處乎。當於彼蒙

教。於此被育之家。以蒙教被育。已和治其家。養育其身。士必勇武可用。故於彼取之也。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。而大將方叔臨視之。其車衆之多。中有三千乘矣。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。是取之得人也。大將方叔。率

之以行。乃自乘其四騏之馬。此四騏之馬。翼翼然甚壯健矣。又此所駕路車。有奭然而赤其車。以方文竹鞞之。為之蔽飾。其上所載。有魚皮為矢服之器。其馬裝額有鉤在膺。有繫纓之飾。又以條皮為轡首之革而垂之。

方叔既率上衆乘是車馬往征之。○傳采芻至用之。○正義曰。陸機疏云。采芻似苦菜也。華青白色。摘其葉。白汁出。肥可生食。亦可炆為茹。青州人謂之芻。西河雁門芻尤美。胡人戀之不出塞。是也。一歲曰苗。二歲曰新

田。三歲曰畚。釋地文。苗者災也。畚。和柔之意。故孫炎曰。苗。始災殺其草木也。新田。新成柔田也。畚。和也。田舒緩也。郭璞曰。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苗。是也。臣工傳及易注。皆與此同。唯坊記注云。二歲曰

畚。三歲曰新田。坊記引易之文。其注理不異。當是轉寫誤也。田耕二歲。新成柔田。采必於新田者。新美其菜。然後采之。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。箋解菜之新田。耕其田土。所以得其新美者。正謂和治

其家。救其飢乏。養育其身。不妄征役也。二歲曰新田。可言美。苗始一歲。亦言於此苗畝者。苗對未耕亦爲新也。且苗殺草之名。雖二歲之後。耕而殺草。亦名爲苗也。鄭謂熾苗南畝爲耕田。是柔田之耕亦爲苗也。于此苗畝。文在新田之下。未必一歲之田也。○箋宣王至盡起。○正義曰。天子六軍千乘。今三千乘。則十八軍矣。所以然者。宣王承厲王之亂。荆蠻內侵。衆少則不足以敵之。故姜卒盡起。而有三千也。地官小司徒職曰。上地家七人。可任者家三人。中地家六人。可任者二家五人。下地家五人。可任者家二人。以其餘爲姜。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。故鄉爲一軍。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。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。故姜卒盡起。姜、餘也。以一人爲正卒。其餘爲姜卒也。若然。彼三等之家。通而率之。家有二人半耳。縱令盡起。唯二千五百乘。所以得有三千者。蓋出六途以足之也。且言家二人三人者。舉其大率言耳。人有死生。數有改易。六鄉之內。不必常有千乘。况姜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。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。或出於公邑。不必皆鄉遂也。○傳爽亦至。爽纓。○正義曰。瞻彼洛矣云。棘給有爽。彼茅蒐染爲爽。故知赤貌也。言鉤臂。爽纓者。以此言鉤是金路。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。在臂之飾。唯有爽纓。故云鉤臂爽纓也。巾車注云。鉤、婁頰之鉤也。金路無錫有鉤。亦以金爲之。是鉤川金。在頰之飾也。彼注又曰。爽讀如繫帶之繫。謂今馬大帶。纓今馬鞅。金路其繫及纓。以五采屬飾之。而九成。是帶鞅在臂。故言臂以表之也。巾車。金路同姓以封也。今方叔所乘者。或方叔爲同姓也。又下云方叔元老。則方叔五官之長。是上公也。上公雖非同姓。或亦得乘金路矣。不乘革路者。以革路臨戰所乘。此時受命率車。未至戰時。故不言戎車也。

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。

鄉、所也。箋云。中鄉美地名。

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。

箋云。交龍爲旂。龜蛇爲旐。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。

方叔率止約「軹」錯衡八鸞瑄瑄

軹、長轂之軹也。朱而約之。錯衡、文衡也。瑄瑄、聲也。○軹、祈支反。廣雅云。轂、篆錯如字。沈七故反。瑄、本亦作鎡。七羊反。徐七夔反。

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瑄葱珩

朱芾、黃朱芾也。皇猶煌煌也。瑄、珩聲也。葱、許也。三命葱珩。言周室之強。車服之美也。言其強美斯劣矣。箋云。命服者。命爲將。受王命之服也。天子之服。章弁服。朱衣裳也。○芾本又作弗。或作紱。皆音弗。下篇亦弗同。創本又作瑄。亦作鎡。同。皆七羊反。珩音衡。煌音皇。又音晃。朱衣裳。本或作朱衣纁裳。纁衍也。

〔疏〕方叔至葱珩○正義曰。言方叔爲將。既率戎車將率而行。乃乘金車。以朱纁約其轂之軹。錯置文「王」於車之上衡。車行動。其四馬八鸞之聲瑄瑄然。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。黃朱之芾。於此煌煌然鮮美。又有瑄

瑄然之聲。所佩蒼玉之珩。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。○傳軹長至文衡○正義曰。說文云。軹、長轂也。則轂謂之軹。考工記說兵車乘車。其轂長於田車。是爲長轂也。言朱而約之。謂以朱色纁束車轂以爲飾。輪人云。容轂必直。陳篆必正。注云。容者。治轂爲之形容也。篆、轂約也。蓋以皮纁之。而上加以朱漆也。知約以朱者。以上言鈞臂。是陳金路之事也。金路以金爲飾。轂色宜與金同。且言路車有礙。礙是亦貌。故知約必用朱也。知錯衡必爲文衡者。錯者雜也。雜物在衡。是有文飾。其飾之物。注無云焉。不知何所用也。○傳朱芾至斯劣矣○正義曰。以言斯皇。故知黃朱也。斯干傳曰。天子純朱。諸侯黃朱。皆朱芾。據天子之服言之也。於諸侯之服。則謂之朱芾耳。玉藻云。一命纁韍黼珩。再命赤韍黼珩。三命赤韍葱珩。是據諸侯而言也。「彼云又」累一命至三命而止。而云葱珩。則三命以上。皆葱珩也。故云三命葱珩。明至九命皆葱珩。非謂方叔唯三命也。此上三章。皆云其車三千。言周室之強。路車朱芾。言車服之美也。必言其強美者。斯劣弱矣。老子曰。國家昏亂有忠臣。六親不和。有孝慈。明名生於不足。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。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。○箋命服至衣裳○正義曰。鄭解服其命服之節。言此命服者。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。言受王命之時。王以此服命之。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。知者。春官司服云。凡兵車章弁。注云。章弁以韎韍爲弁。又以爲衣裳。是朱之淺者。故得以朱表之。

周禮志云。章草弁素裳。此連言朱裳者。以經云朱芾。芾從裳色。故知裳亦朱也。不用戎服素裳者。以其命將非在軍。不可純如之也。亦變爲美。故雜以祭服之飾焉。此本或云天子之服章弁服朱衣纁裳者。誤。定本亦無字。

馱彼飛隼。其飛戾天。亦集爰止。

戾。至也。箋云。隼。急疾之鳥也。飛乃至天。喻士卒勁勇。能深攻入敵也。爰。於也。亦集於其所止。喻士卒須命乃行也。○馱。唯必反。

方叔涖止。其車三千。師干之試。

箋云。三稱此者。重師也。

方叔率止。鉦人伐鼓。陳師鞠旅。

伐。擊也。鉦以靜之。鼓以動之。鞠。告也。箋云。鉦也。鼓也。各有人焉。言鉦人伐鼓。互言備。二千五百人爲師。五百人爲旅。此言將戰之日。陳列其師旅。警告之也。陳師告旅。亦互言之。○鉦音征。說文云。鐃也。又云。鐃也。鞠。居六反。將戰此如字。餘並子匠反。

顯允方叔。伐鼓淵淵。振旅闐闐。

淵淵。鼓聲也。入曰振旅。復長幼也。箋云。伐鼓淵淵。謂戰時進士衆也。至戰止將歸。又振旅伐鼓闐闐然。振猶止也。旅。衆也。春秋傳曰。出曰治兵。入曰振旅。其禮一也。

〔疏〕馱。彼至闐闐。正義曰。馱然而疾者。彼飛隼之鳥也。其飛乃高至天。雖能高飛。亦集其所止之處。不妄飛。以與彼勇武之衆。其勇能深入於敵。雖則勇勁。亦稟於將帥之命。不妄動也。以此勁勇之征伐。故方

叔臨視之行。其車之衆。有三千乘。皆有佐師并敵之用。方叔既臨視。乃率之以行也。未戰之前。「則」陳阻軍士。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。鼓人伐鼓以動之。至於臨陣欲戰。乃陳師陳旅。誓而告之以賞罰。使之用命。明信之方叔。既誓師衆。當戰之時。身自伐鼓率衆。以作其氣。淵淵然。爲衆用力。遂敗蠻荆。及至戰止將歸。又欲陳振旅。伐鼓闐闐然。由將能如此。所以克勝也。○箋。華急疾之鳥。○正義曰。釋鳥云。鷹。華醜。其飛也。壘。舍人曰。謂華鷓之屬。輩輩。其飛疾羽聲也。郭璞云。鼓翅輩輩然疾。是急疾之鳥也。說文曰。華。鷓鳥也。陸機疏云。華。鷓屬也。齊人謂之擊征。或謂之題肩。或謂之雀鷹。春化爲布殺者是也。定本土卒勁勇作至勇。○傳。鉦以至動之。○正義曰。周禮有鐸。鐸。鐸。無鉦也。說文云。鉦。鐸也。似鈴。柄中上下通。然則鉦卽鐸也。鼓人云。以金鐸止鼓。大司馬云。鳴鐸且卻。聞鉦而止。是鉦以靜之。大司馬又曰。鼓人三鼓。車徒皆作。聞鼓而起。是鼓以動之也。說文又曰。鐸。鉦也。鐸也。則鐸。鐸。相類。俱得以鉦名之。故鼓人注云。鐸。鉦也。形如小鐘。是鐸亦名鉦也。鐸似小鐘。鐸似鈴。是有大小之異耳。俱得名鉦。但鐸以節鼓。非靜之義。故知鉦以靜之。指謂鐸也。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。非臨陳獨然。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。是未戰時事也。○箋。春秋至禮一。○正義曰。古者春教振旅。秋教治兵。以戎是大事。又三年一教。隱五年左傳曰。三年而治兵。入而振旅。是也。征伐之時。出軍至對陳。用治兵禮。戰止至還師。用振旅法。名異而禮同也。以此出常用之。故以脩治兵事爲名。入則休息。故以整衆爲名。其治兵振旅之名。周禮。左傳。穀梁。爾雅。皆同。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。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。振旅則尊老在前。釋天云。出爲治兵。尙威武也。入爲振旅。反尊卑也。孫炎曰。出則幼賤在前。貴勇力也。入則尊老在前。復常法也。故此傳云。入曰振旅。復長幼。是反爲尊卑也。此引春秋傳者。莊八年公羊文也。公羊爲祠兵。此言出曰治兵者。諸文皆作治兵。明彼爲誤。故「經」改其文而引之。必引此文者。取其禮一也。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。淵淵謂戰時衆進。闐闐謂戰止將歸。而伐鼓之上。不言治兵。振旅之下。不言伐鼓。是二句自相互也。所以得互相發見。正由其禮一也。故引此傳以證之。長幼出入。先後不同。而云禮一者。謂擊鼓動衆。坐作進退如一也。

蠢爾「蠻荆」大邦爲讎。

蠢。勦也。蠻荆。荆州之蠻也。箋云。大邦。列國之大也。○蠢。尺允反。爾雅。不遜也。

方叔元老克壯其猶。

元、大也。五官之長。出於諸侯。曰天子之老。壯、大。猶、道也。箋云。猶、謀也。謀、兵謀也。

方叔率止執訊獲醜。

箋云。方叔率其上衆。執將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。○訊音信。

戎車嘒嘒。嘒嘒焯焯。如霆如雷。

嘒嘒、衆也。焯焯、盛也。箋云。言戎車既衆盛。其威又如雷霆。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。○嘒、叶丹反。徐音也。焯、吐雷反。又他屯反。本又作嘒。同。霆音廷。徐音挺。又音定。罷音皮。

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。

箋云。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。今特往伐蠻荆。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。美其功之多也。

〔疏〕

蓋爾至來威。○正義曰。上章未言所伐之國。故於此本之。言我所伐者。乃蓋蓋爾不遜之蠻荆。不遜王命。侵伐鄰國。動爲寇害。與大邦爲讎怨。列國之大。尙到讎怨。其傍小國。侵害多矣。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。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。既得克勝。方叔乃率其士衆。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之還歸也。方叔士衆。所乘戎車嘒嘒然。衆焯焯然盛。如霆之發。如雷之聲可畏。言方叔善於用衆。雖久不勞也。如此明信之方叔。其功大矣。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。今又特往征伐蠻荆。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。言其每有大功也。毛爲猶道。鄭以爲猶謀也。軍之道亦謀也。○傳蓋動。○正義曰。釋詁文也。釋訓云。蓋、不遜也。郭璞曰。蓋動爲惡。不謙遜也。○傳五官至之老。○正義曰。曲禮下文也。引之者。以證其稱老之意。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。故稱。上傳云方叔卿士。元老皆兼官也。以軍將皆命卿。故言卿士。爲元帥。故以上公兼之。

采芑四章章十二句

毛詩注疏校勘記〔十之二〕

阮元撰盧宣旬摘錄

○六月

宣王北伐也

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此下有注·小字本·相臺本無·考考古本同·案山非鼎云·釋文混入注者·是也·

則爲國之基隊矣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亦同·唐石經·隊作墜·案釋文云·隊、直類反·小字本以下之所出也·考考古本作墜·偶與唐石經合·○按說文有隊無墜·墜者隊之俗字也·

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此定本也·正義本無·又正義云·案集注及諸本並無此注·是當以正義本爲長·各本皆沿定本之誤·

盡中國微矣

闕本·明監本·盡誤至·

皆在北伐之事

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在誤是·

明與上詩別王

〔補〕闕本·明監本·同·案王當作主·

此與由夷全同

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夷作儀·案夷當作庚·形近之譌·

若將師之從王而行

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帥誤師·是也·

我是用急

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毛鄭詩考正云·急字於韻不合·段玉裁云·鹽鐵論引急作戒·謝靈運撰征賦用作棘·皆協·今作急者·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·詳詩經小學·

所設五戎也

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謂誤設·以車僕注考之·浦校是也·

又以爲衣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此不誤·衣下浦鐘云脫裳字·非也·兵車素裳·下文引鄭志可證·今周禮注衍裳字耳·采芑正義引亦衍·

周禮云韋弁皮弁服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云當作志·采芑正義引周禮志云·韋草弁素裳·是有證·又引見周禮屨人疏·

注云韋弁韎韐之弁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韋誤韎·考聘禮注是也·

爲僕右無也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無當作服·

于三十里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唐石經·三十作卅·案傳·箋·正義·皆云三十·詩經小學云·唐石經卅維物·終卅里·皆同·蓋唐人仍讀爲三十是也·凡唐石經章句中卅字卅字皆同此

織文鳥章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釋文以徽織作音·正義標起止云·箋織徽·下皆同·詩經小學云·毛無傳·蓋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·鄭易爲徽識·則當作識文·今考此鄭以織爲識之假借·仍用經字·但於訓

詁中顯之者也·故亦不言讀爲·例見前怨耦曰仇下·周禮司常疏兩引作識·所謂以破引之也·

白旒央央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此釋文又作本也·釋文本作白旒·正義本作帛旒·周禮司常疏·及出其東門正義·引作白·與釋文本同也·公羊宣十二年疏·載孫炎爾雅注·引作帛·則正義本之所同也·詩

經小學云·作帛爲善·又央央孫炎注·及出其東門正義·皆引作英英·考正義云·央央然鮮明·釋文云·央央音英·當是字作央·讀從英也·

織徽織也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闕本同·明監本·毛本·徽作微·案徽字是也·釋文正義皆作徽·考左傳揚徽·禮記徽號·鄭司常注及此箋·皆用徽字者·假借也·說文作微者·正字也·明監本毛本所改非是·正

義中字同·

箋云鉤鞶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小字本·相臺本·重鉤字·考文古本同·案重者是也·正義標起止云·箋鉤鞶·可證·釋文本·鞶作股·云音古·正義云·定本鉤鞶作鉤股·又云·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·考

箋云行曲直有正也。乃取曲鉤直股爲義。般與股。形相近也。爾雅釋文。載李巡注鉤股云。水曲如鉤。折如入股。孫炎郭璞本作般。注云盤桓者誤。當以釋文本爲長。

石爲大甚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。石作實。案所改非也。石當作恣。

以帛爲行旆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經注作莜。正義作旆。易而說之也。正義下文云。古今字也。例見前。下同。

故知嚮日千里之鎬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知嚮日。盧文弨云。劉向日。是也。此在漢書陳湯傳。

漢有洛陽縣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惠棟云。漢下當有中字。陽字衍。是也。

牢幅一尺絳幅二尺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半誤牢。終誤絳。是也。

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闕本同。明監本。毛本。絳作降。案皆誤也。當作絳。

帥謂軍將至五長補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五當作伍。下同。

此唯有王補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王當作三。

但以卿統名焉事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焉當作爲。形近之譌。

箋鉤鉤繫至未聞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。不重鉤字。案此誤刪也。

鉤讀如婁頷之鉤闕本。明監本。毛本同。案浦鐘云。讀如二字衍。是也。采芭韓奕正義引無。

是也鉤鑿之文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當作是鉤繫之文也·誤倒·

故云同異未制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未制作制未·案所改是也·

所以極勸也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小字本·相壘本·勸下有之字·案有者是也·

○采芑

謂已和耕其用〔補〕毛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用作田·案田字是也·

箋解菜之新田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鏗云·采誤菜·是也·

約軹錯衡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·軹作軹·案軹字是也·釋文五經文字可證·餘同此·○按軹·說文从車·氏聲·凡氏聲與氏聲古分別最嚴·

有珩葱珩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釋文云·有創本又作珩·亦作鎗·同·正義本是珩字·考古古本作創·采釋文·

錯置文王於車之上衡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文王誤其文·案山井鼎云·宋板王作彩·當是剗也·彩字是·韓奕正義作采·

彼云又累一命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彼云又當作又彼文·

又以爲衣裳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裳字衍也·六月正義引無·闕本明監本以誤似·

則陳閱軍十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則作而·案所改是也·

故經改其文而引之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經當作徑·形近之譌·

蠡爾蠻

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段玉裁云·漢書章賢傳·引荆蠻來威·案毛云·荆州之蠻也·然則毛詩固作荆蠻·傳寫倒之也·晉語·後漢書李膺傳·文選王仲宣誄·皆可證·見詩經小學·今考正義云·宣

王承厲王之亂·荆蠻內侵·是正義本作荆蠻·下文皆作蠻荆·後人依經注本倒之·而有未盡也·

執將可言問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考文古本同·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將作其·案將字是也·出車箋作其·此不必與彼同·正義亦作其·乃自爲文·不盡與注相應也·

元老皆兼官也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皆當作者·形近之譌·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十〔十之三〕

毛詩小雅

鄭氏箋

孔穎達疏

車攻宣王復古也。宣王能內脩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復文武之境土，脩車馬，備器械，復會諸侯於東都，因田獵而選車徒焉。

東都、王城也。○攘，如羊反。除也。却也。竟音境。械、戶戒反。三蒼云：械，摠名也。說文云：無所盛曰械。復會，扶又反。選、宣兗反。數也。沈思懋反。下同。

〔疏〕

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。○正義曰：以詩次有義，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。言內脩政事，外攘夷狄者，由內事脩治，故能外平強寇，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。不言蠻言夷者，摠名也。既攘去夷狄，即是復克土。

是爲復古也。案王制注「云」，以爲武王因殷之地，中國三千，海隅五千，至周公成王，斥大九州之界，乃中國七千，海隅萬里。彼注者據文而言耳。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，土境不甚相遠也。何則？武王崩後，王室流言，四國皆叛，不暇外討，三監既定，即爲大平制禮，便云大界。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。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。武王之末，境應稍大，言復文武之境土，以文武周之先王，舉以言之，此當復成康之時也。何則？文王未得天下，其境與武王不同，而配武言之，明爲先王而言也。成初武末，土境略同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。王制之法，據禮爲正耳。不然，豈周公數年攝政，能使三倍大於武王，宣王攘去夷狄，仍小成王三倍，且宣王中興明君，美其復古，比諸成康，纔四分之一，則展也大成，徒虛言耳。若宣王復古，始廣三千，則厲王之末，當城壞壓境，以文逆意，理在不然，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，以文武先生，舉而言之耳。言脩車馬，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。言備器

械攻戰之具。三章述旆設旄之類是也。復會諸侯於東都。四章是也。言復者。對上篇爲復。猶卷耳言又也。因田獵。卽六章七章是也。而選車徒。卽三章上二句是也。經先言選徒。序先言田獵者。選徒然後東行。故經先言之。序以選徒本爲田獵。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。言因者。以會爲主。因會而獵也。王者能使諸侯朝會。是事之美者。故以會諸侯爲主焉。上三章先致其意。首章致會同之意。二章三章。致田獵之意。故云駕言搏獸。皆致意之美辭。未實行也。四章言既至東都。諸侯來會。五章言田獵之後。射餘獲之禽。六章七章。言田獵之事。卒章摠歎美之也。玼餘獲射。在田獲之後。而先田言之者。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。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卽說之。令臣事自相也。次也。

我車既攻我馬既同

支、堅。同、齊也。宗廟齊「毫」。尙純也。戎事齊力。尙強也。田獵齊足。尙疾也。○蒙、戶刀反。依字作毫也。

四牡龐龐駕言徂東

龐龐、充實也。東、洛邑也。○龐、鹿同反。徐扶公反。

〔疏〕我車至徂東。○正義曰。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。既堅緻矣。我戎馬既齊力矣。四牡之馬。龐龐然充實矣。當爲我駕。我當乘之以往東都。與諸侯行會同也。○傳宗廟至尙疾。○正義曰。宗廟齊毫。戎事齊力。田獵齊

足。釋畜文也。尙純尙強尙疾。是毛以義增解之也。齊其毫毛。尙純色。齊其馬力。尙強壯。齊其馬足。尙迅疾也。引之者。證經既同爲齊力之義。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。李巡曰。祭於宗廟。當加謹敬。取其同色也。某氏

曰。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。當齊其力。以載干戈之屬。舍人曰。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。追飛逐走。取其疾而已。

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

甫、大也。田者。大芟草以爲防。或舍其中。褐纒旃以爲門。裴纒質以爲楸。問容握。驅而入。擊則不得入。左「者左」右者之右。然後焚而射焉。天子發。然後諸侯發。諸侯發。然後大夫士發。天子發。抗大綏。諸侯發。抗小綏。獻禽於其下。故戰不出頃。田不出防。不逐奔走。古之道也。箋云。甫草者。甫田之草也。鄭有甫田。○甫毛如字。大也。鄭音補。謂圃田。鄭敵也。艾、魚廢反。褐音揭。楸、魚列反。何魚子反。門中闔。擊音計。劉兆注穀梁云。纒也。本又作擊。音同。或古歷反。之左者之左。一本無上之字。下句亦然。射、食弋反。抗、苦浪反。舉也。綏、本亦作綏。而作反。下同。頃、苦穎反。甫田舊音補。十載鄭有圃田。下同。毛依字。甫、大也。

〔疏〕

田車至行狩。○正義曰。毛以爲宣王言。我田獵之車。既善好。四牡之馬。又甚盛大。東都之界。有廣大之草。可以就而田獵焉。當爲我駕此車馬。我將乘之而往。狩獵於彼。言既會諸侯。又與田也。鄭唯以東有

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耳。○傳甫大至之道。○正義曰。以田法芟草爲防。是廣大之處。故訓甫爲大也。謂寬大之地。有草可芟。故言甫草也。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。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。以爲防限。作田獵之場。擬殺圃之處。或復止舍其中。謂未田之前。誓上戒衆。故教示戰法。當在其間止舍也。其防之廣狹無文。既爲防。院。當設周衛。而立門焉。乃以織毛褐布。纏通帛旃之竿。以爲門之兩傍。其門蓋南開。並爲二門。用四旃四褐也。又以裴纒樞質。以爲門中之闔。闔、車「軌」之裏。兩邊約車輪者。其門之廣狹。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。握人四指爲四寸。是門廣於軸八寸也。入此門。當馳走而入。不得徐也。以教戰試其能否。故令驅焉。若驅之。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。則不得入也。所以罰不一也。以天子六軍。分爲左右。雖同舍防內。令三軍各在一方。取左右相應。其屬左者之左門。屬右者之右門。不得越離部位。以此故有二門也。此屬夏苗之田也。周禮仲夏教芟舍。鄭云。芟舍。草止也。軍有草止之法。此苗田卽草止。明芟草止其中焉。或舍其中也。以教戰卽軍禮同。故言軍有草止之法。仲夏舉草舍之法。田禮皆當然也。故仲冬教大閱云。前期。羣吏戒衆庶。脩戰法。虞人萊所田之野。爲表。百步則一。爲三表。又五十步爲一表。田之日。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。羣吏以旗物鼓鐸鑼。各帥其民而致。質明弊旗。誅後至者。乃陳車徒。如戰之陳。注云。萊、芟除可陳之處。表所以識正行列也。四表積二百五十步。左右之廣。當容三軍。步數未聞。鄭云。芟除可陳之處。是芟草爲教戰之所。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。則芟草爲田獵之處。明先獵以教戰。合圖又在閭焉。二者同處也。鄭以景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。又北百步爲三表。又北五十步爲四表。謂之後表。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。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。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。但步數未聞耳。彼又曰。以旌爲左右和之門。羣吏各帥其車徒。以紘和出左右。注云。軍門曰和。今謂之

壘門。立兩旌以爲之。敘和出。用次第出和門也。彼旌卽此旆也。彼言驅而入。不同者。此據實明時初入和門。旣入同在後表之中。將以教戰也。旣誓。從後表前至第二表。一弊其旗。車徒皆坐。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。亦然。又從前第三至最前。退卻。教振旅。至後表禮畢。當從是以出田。故敘和出左右。與此終始。各舉其一。故不同也。計立旌爲門。常在教戰之前。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。文在教戰下者。以教戰之時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。不說入門之事。故不言立門。教畢以敘和出。因其將出。而言立門。故文在下。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。教戰旣畢。士卒出和。乃分地爲屯。旣陳車。驅車。驅禽內之於防。然後焚燒此防草。在其中而射之。天子先發。然後諸侯發。然後大夫士發。發謂發矢射之也。其天子發。則先抗舉其大綏。諸侯發。則舉其小綏。必舉此綏。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。故戰不出所期之頃。田不出所芟之防。不逐奔走。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。古之道也。抗綏。謂旣射舉之。因置虞旗於其中。受而致禽焉。受禽獵止則弊之。故王制曰。天子殺則下大綏。諸侯殺則下小綏。注云。下謂弊之。是殺禽已訖。田止而弊綏也。各舉終始之一。故與此不同也。此等似有成文。未知其事所出。昭八年穀梁傳曰。芟藺以爲防。以葛覆實爲榮。與此不同。鄭志答張逸云。戰有頃數。不能盡其多少。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。田者不出其防也。王制云。昆蟲未蟄。不以火田。則用火田獵。唯在冬耳。此言焚而射之。自焚所芟之草。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。故地官山虞。澤虞皆云。大田萊山田之野。言大田。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。旣萊其地。明悉焚之。此時王仍未至本都。非正田之時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。不謂此時卽然也。○箋甫草至甫田。正義曰。以下云搏獸于敖。敖。地名。則前草亦是地名。不宜爲大。故易之爲圃田之草。且東都之地。自有圃田。故引爾雅以證之。鄭有圃田。釋地文也。郭璞曰。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。職方曰。河南曰豫州。其澤蔽曰圃田。宣王之時。未有鄴國。圃田在東都畿內。故宣王得往田焉。

之子于苗。選徒隳隳。

之子。有司也。夏獵曰苗。器器。聲也。「維」數車徒者爲有聲也。箋云。子。曰也。○器。五刀反。或許驕反。數。所主反。

建旒設施。搏獸于敖。

敖、地名。箋云：「獸」田獵搏獸也。敖、鄭地。今近「祭」陽。○搏音博。舊音付。近、附近之近。

〔疏〕之子至于敖○毛宣王欲饗東都之時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。於是爲將夏田之苗。選數車徒。不爲謹嘩。唯數者有聲。驚然。音時官人皆能其事也。既選車徒。王言當建立旄於車。而設旄牛尾於旄之首。與旄同

建。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。○鄭以子爲曰。則之子斥宣王爲異耳。○傳之子至有聲。○正義曰。大司馬。仲夏教茷舍。如振旅之陳。羣吏選車徒。謂數擇之也。此時事與彼同。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。大司馬之屬矣。傳

以此子爲有司。下文之子。亦非王身。當謂凡從王者。非獨司馬官屬也。夏獵曰苗。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。上云駕言行狩者。是獵之摠名。但冬獵大於三時。故狩爲冬獵名耳。非宣王發意饗東。許歷冬夏也。下云有聞無聲。則在軍不得謹譁。而云羣吏之聲。故知唯數者爲有聲。○箋子曰。正義曰。傳之訓于。爲於爲往。無爲曰者。箋以爲曰。則與傳不同。言之子曰。曰則是命事之辭。之子當斥宣王。不得爲有司也。下云之子于征。亦謂宣王行

也。但不訓于字。則于征當爲往征矣。

駕彼四牡。四牡奕奕。

言諸侯來會也。

赤芾金鳥。會同有繹。

諸侯赤芾金鳥。鳥、達屨也。時見曰會。殷見曰同。釋、陳也。箋云。金鳥黃朱色也。○鳥音昔。釋音亦。見、數遍反。下同。

〔疏〕駕彼至有繹○正義曰。音宣王之至東都。四方諸侯。駕彼四牡之馬而來。其四牡之馬。則奕奕然閑習。既朝見於王。而服赤芾金鳥之飾。與王行會同之禮者。有陳于會同之位。言各以爵之尊卑。陳列於其位次

者。○傳諸侯至曰同○正義曰。音諸侯亦芾。對天子當朱芾也。音金鳥達屨者。天官屨人注云。鳥有三等。赤鳥爲上。冕服之鳥。下有白鳥黑鳥。此云金鳥者。卽禮之赤鳥也。故箋云金鳥黃朱色。加金爲飾。故謂之金鳥。白

寫黑鳥。猶有在其上者。為尊未達。其亦鳥則所尊莫是過。故云達屨。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。此鳥也。而曰屨。屨通名。以寫是祭服。尊卑異之耳。故屨人兼掌屨鳥。是屨為通名也。時見曰會。殷見曰同。大宗伯文也。定本云。殷纘曰同。誤也。注云。時見者。無常期。諸侯有不服者。王將有征伐之事。則既朝覲。王為壇於國外。合諸侯而命事焉。殷、衆也。十二歲王如不巡狩。則六服盡朝。朝禮既畢。王為壇。合諸侯以命政焉。如是。則會同其禮各別。不得並行之矣。但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。非十二年之事。言同者。以會同對文則別。散則義通。會者交會。同者同聚。理既是一。故論語及此連言之。

淩拾既伙。弓矢既調。

淩、鈞弦也。拾、遂也。伙、利也。箋云。伙謂手指相伙比也。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。○彘、本又作棧。或作棧。同。古宄反。伙音次。說文。子利反。云便利也。比、毗志反。

射夫既助我舉柴。

柴、積也。箋云。既同已射。同復將射之位也。雖不中。必助中者舉積禽也。○柴、子智反。又才寄反。說文作柴。上賈反。中、丁仲反。下中者同。

〔疏〕

淩拾至舉柴。○正義曰。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。賜射餘獲之事也。言時諸侯所有。淩之與拾。既與手指相比。次而和利矣。弓之與矢。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。既田畢。王以餘獲之禽賜之。則以此射而取之。此射夫皆

已射一番。若中得禽者。既同復將射之位。欲更射以求禽也。若以射之而不中者。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。此文承諸侯之下。射夫即諸侯也。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。則此可以兼焉。諸侯而謂之射夫者。夫。男子之揔名。○箋伙謂至相得。○正義曰。鄭以伙為利。其義不明。故申而成之。淩著於右手大指。所以鈞弦開體。遂著於左臂。所以遂弦。手指相比次。而後射得和利。故毛云伙利。謂相次然後射利。非訓伙為利也。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。弓體有強弱。各其力之所便。又弓矢之各有安危。調之使相得。○箋既同至積禽。○正義曰。田無射禮。唯既田乃有。玼餘復射。在於澤宮。言同復將射之位。在澤宮之位也。以言助我舉積。是不得利者助他人也。故射雖不中。必助中者舉積禽矣。鄉射禮云。禮射不主皮。不勝者降。卽此是也。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。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。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。三曰主皮是也。

四黃既駕。兩驂不猗。

言御者之良也。○猗、於寄反。又於綺反。

不失其馳。舍矢如破。

言習於射御法也。箋云：御者之良，得舒疾之中。射者之工，矢發則中，如椎破物也。○舍音捨，椎、直追反。

〔疏〕四黃至如破○正義曰：王既會諸侯，乃與之田。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。兩驂之馬，不相依猗。御者節御此馬，令不失其馳騁之法。故令射者舍放其矢，則如椎破物，能中而缺也。言御良射善，所以美之。○箋

言御者之良。○正義曰：駟鐵云：六轡在手，箋云：言馬之良。此云御良者，雖馬御相須，而設文有意。彼云在手，主說馬良，不用御者之力，故言在手而已。此云驂不相猗，乃御者使之然，故云御良。各觀其文而為說也。

蕭蕭馬鳴。悠悠旆旌。

言不謹譁也。○謹音歡。又音喧。譁音花。

徒御不「驚」。大庖不盈。

徒、輦也。御、御馬也。不驚、驚也。不盈、盈也。一曰乾豆。二曰賓客。三曰充君之庖。故自左臄而射之。塗于右臄。為上殺。射右耳本。次之。射左髀。達于右「臄」。為下殺。面傷不獻。踐毛不獻。不成禽不獻。禽雖多。擇取三十焉。其餘以與大夫士。以習射於澤宮。田雖得禽。射中不得取禽。田雖不得禽。射中則得取禽。古者只辭讓取。不以勇力取。箋云：不驚驚也。不盈盈也。反其言美之也。射右耳本。射當為達。三十者，每禽三十也。○庖、蒲茅反。臄、類小反。又扶了反。三蒼云：小腹兩邊肉也。說文云：脅後髀前肉也。本亦作髀。蒲禮反。或又作脩。射、食亦反。下射左髀同。臄本亦作臄。音愚。又五厚反。謂肩前也。說文同。郭音偶。謂肩前兩間骨。何

依注公羊。自左鵞射之。達於右鵞。中心死疾。鮮潔也。又五回五公二反。射右耳。食亦反。脾本又作脾。方爾反。又薄禮反。謂股外。髓之餘統反。又胡了反。謂水賺也。字書無此字。一本作髀。音羊紹反。又羊招反。呂忱于小反。本或作髀。踐。子淺反。

〔疏〕蕭蕭至不說。正義曰。言王之田獵。非直射良御善。又軍旅齊肅。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。見悠悠然旆旌之狀。無敢有譁譁者。徒行輓輦者。與車上御馬者。豈不警戒乎。言以相警戒也。君之大庖。所獲之禽。不

充滿乎。言充滿也。○傳徒輦至力取。正義曰。諸徒皆為徒行。此獨以為輦者。釋訓云。徒御不驚。輦者。爾雅特釋此文。故依而為說。地官鄉師云。大軍旅會同治其輦。注云。輦人輓行。所以載任器也。止以為番營。司馬法。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榘。周輦加二板二築。夏后氏二十人而輦。殷十八人而輦。周十五人而輦。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。徒既為輦者。故御為御馬者也。以此美宣王之歌。故知不驚不盈。聲而疊之。故箋反其言美之。此為美之深者也。鄭於此申毛者。反鄂不韡韡。不從毛說。以上未有此比。故於是言之。明以後此類皆然矣。傳又因經大庖不盈。廣言殺獸充庖之事。一曰乾豆。謂第一上殺者。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。二曰賓客。謂第二殺者。別之以待賓客也。三曰充君之庖。謂第三下殺者。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。君尊宗廟敬賓客。故先人而後已。取其下也。又分別殺之三等。故自左鵞而射之。達過於右肩鵞。為上殺。以其實心死疾。肉最潔美。故以為乾豆也。射右耳本。箋云。射當為達。亦自左射之。達右耳本而死者。為次殺。以其遠心。死稍遲。肉又益故以為賓客也。不言自左者。蒙上文可知。射左股髀。而達過於右脊髀。為下殺。以其中脊。死最遲。肉又益惡。充君之庖也。凡射獸皆逐後。從左廂而射之。達於右髀。言射左髀。則上殺達於右鵞。當自左脅也。次殺右耳本。當自左肩鵞也。不言自左。舉下殺之射左髀。可推而知也。王制及公羊。穀梁。皆云充君之庖。無廚字。鄭云。庖。今之廚。則傳本亦無廚字。廚行字也。定本亦無廚字。箋知射當為達者。以射必自左。不得從右而射。且與上下不類。故知當為達也。而傷不獻者。謂當面射之。翦毛不獻。謂在傍而逆射之。二者皆為逆射。不獻者。嫌誅降之義。不成禽不獻者。惡其害幼少。此不能使獵者無之。自君所不取。以示教法耳。禽雖多。擇取三十焉。鄭云。三十者。每禽三十。以君之獵不宜諸種。止取三十。故以為每禽焉。則宗廟賓客君庖者十也。其餘每禽三十之外。以與鄉大夫士習射澤宮。所以班餘獲射也。不言諸侯。諸侯不常在。卿大夫尚得與射。諸侯在射可知也。以大獸公之。非復已物。君賜使射。故非中不取。言嚮者田獵。所取用勇力。今射者禮樂。所取用耐

讓也。此當有成文。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。

之子于征有聞無聲。

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。箋云。晉人伐鄭。陳成子救之。舍於柳舒之上。去穀七里。穀人不知。可謂有聞無聲。○聞音問。注同。木亦作問。

允矣君子展也大成。

箋云。允、信、展、誠也。大成謂致太平也。

〔疏〕之子至大成。○毛以為是從王往行。羣臣有善聞。而率其所部。無諠譁之聲。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。君子、宣王。誠、實也。其功大成。言太平也。○鄭以之子斥宣王為異耳。○箋晉人至無聲。○正義曰。事在哀二

十七年。左傳曰。晉荀瑤伐鄭次于桐丘。鄭駟弘請救于齊。陳成子救鄭。及留舒。違穀七里。穀人不知。是其事也。留柳不同。蓋所據書異。穀本齊邑。而引之者。證無聲也。

車攻八章章四句

吉日美宣王田也。能慎微。接下無不自盡。以奉其上焉。

〔疏〕吉日四章章六句。至其上焉。○正義曰。作吉日詩者。美宣王田獵也。以宣王能慎於微事。又以恩意接及羣

下。王之田獵能如是。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。以奉事其君上焉。由王如此。故美之也。慎微。即首章上二句是也。接下。卒章下二句是也。四章皆論田獵。言田足以摠之。○時述此慎微。接下二事者。以天子之務。一日萬機。尚留意於馬祖之神。為之祈禱。能謹慎於微細也。人君遊田。或意在適樂。今王求禽獸。唯以給資。是恩隆於羣下也。二者人君之美事。故「時」言之也。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。述宣王接下之義。於經無所當也。

吉日維戊既伯既禱

維戊順類乘牡也。伯馬祖也。重物慎微。將用馬力。必先為之禱其祖。禱禱獲也。箋云。戊剛日也。故乘牡為順類也。○禱丁老反。馬祭也。說文作禱。為之。于僞反。

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

箋云。醜衆也。田而升大阜。從禽獸之羣衆也。

〔疏〕

吉日至羣醜。○正義曰。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。於馬祖之伯。既祭之求禱矣。以田獵當用馬力。故為之禱。求其馬之強健也。田獵之車既善好。四牡之馬甚盛大。王乃乘之。升彼大陵阜之上。從逐其羣衆之禽

獸。言車牢馬健。故得歷險從禽。是由禱之故也。○傳維戊至禱獲。○正義曰。馬國之大用。王者重之。故夏官校人。春祭馬祖。夏祭先牧。秋祭馬社。冬祭馬步。注云。馬祖。天駟先牧。始養馬者。馬社。始乘馬者。馬步。神為災害馬者。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。馬祖祭之在春。其常也。而將用馬力。則又用彼禮以禱之。祭必用戊者。日有剛柔。猶馬有牝牡。將乘牡馬。故禱用剛日。故云維戊。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。知伯馬祖者。釋天云。既伯既禱。馬祭也。為馬而祭。故知馬祖謂之伯。伯者長也。馬祖始是長也。鄭云。馬祖天駟。釋天云。天駟。房也。孫炎曰。龍為天馬。故房四星謂之天駟。鄭亦引孝經說曰。房為龍馬。是也。言重物慎微者。重其馬之為物。慎其祭之微者。將用馬力。必先為之禱其祖。是謹慎其微細也。言禱後者。為田而禱馬祖。求馬強健。則能馳逐獸而獲之。

吉日庚午既差我馬

外事以剛日。差。擇也。

獸之所同麀鹿麇麇

鹿牝曰麋。麋麋。衆多也。箋云。同猶聚也。麋牝曰麋。麋復麋。言多也。○麋音憂。麋、愚甫反。說文作麋。云麋鹿羣口相聚也。麋、本又作麋。俱倫反。復、扶又反。

漆沮之從天子之所

漆沮之水。麋鹿所生也。從漆沮驅禽。而「致」天子之所。○沮、七徐反。

〔疏〕

吉日至之所。○毛以爲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。旣簡擇我田獵之馬。擇取強者。王乘以田也。至於田所。而又有禽獸。其獸之所同聚者。則麋之與鹿。麋麋然衆多。遂以驅逐之車。驅之於漆沮之傍。從彼以至天子之所。以獵有期處。故驅禽從之也。上言乘車升大阜。下言獸在中原。此云驅之漆沮。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。以相發明也。鄭唯以麋爲獸名爲異耳。○傳外事至差擇。○正義曰。外事以剛日。曲禮文也。言此者。上章順剛之類。故言維戊。擇馬不取順類。亦用庚爲剛日。故解之。由擇馬是外事故也。莊二十九年左傳曰。凡馬日中而出。日中而入。則秋分以至春分。馬在廐矣。擇馬不必在廐。得爲外事者。馬雖在廐。擇則調試善惡。必在國外故也。禮記注。外事內事。皆謂祭事。此擇馬非祭。而得引此文者。彼雖主祭事。其非祭事。亦以內外而用剛柔。故斷章引之也。庚則川外。必用午日者。蓋於辰午爲馬故也。差擇。釋詁文。○傳鹿牝至衆多。○正義曰。釋

獸云。鹿、牡麋牝麋。是鹿牝曰麋也。麋。〔麋〕衆多。與韓奕同。則傳本作麋字。○箋麋牝至言多。○正義曰。麋獸云。麋牡麋牝麋。是麋牡曰麋也。郭璞引詩曰。麋鹿麋麋。鄭康成解。卽謂此也。但重音耳。音義曰。麋或作麋。或作麋。是爲麋牡曰麋也。由麋之相類。又承鹿「牡」之下。本或作麋牝者誤也。釋獸又云。麋牡麋牝麋。下箋云。麋當作麋。麋麋牝是也。必易傳者。以言獸之所同。明獸類非一。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。下其祁孔有。傳訓祁爲大。直云其大甚有。不言獸名。不知大者何物。且釋獸有「麋」之名。故易傳而從爾雅也。注爾雅者某氏。亦引詩云。瞻彼中原。其麋孔有。與鄭同。下箋云。祁當作麋。此麋不破字。則鄭本亦作麋也。

瞻彼中原其祁孔有

祁、大也。箋云。祁當作麋。麋、麋牝也。中原之野其有之。○祁、毛巨私反。又止之反。鄭改作麋音辰。郭音脈。何止尸反。麋、亡悲反。

儻儻俟俟或羣或友

趨則儻儻。行則俟俟。獸三曰羣。二曰友。○儻、本作羶。又作羶。表羶反。趨也。廣雅云。行也。俟音士。行也。徐音矣。

悉率左右以燕天子

驅禽之左右。以安待天子。箋云。率。循也。悉。驅禽順其左右之宜。以安待王之射也。○射。食亦反。

〔疏〕

瞻彼至天子。○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。其諸禽獸大而甚有。謂形大而多也。故儻儻然有趨者。俟俟然有行者。其趨行或三三為羣。或二二為友。是其甚有也。既而趨逆之車。驅而至於彼防。虞人乃悉驅之。循其

左右之宜。以安待天子之射也。○鄭以為視彼中原之野。其麋牝之獸甚有之。言中原甚有麋。餘同。○傳趨則至二曰友。○正義曰。上言多有諸獸。此宜說其行容。獸行多疾。當先言其趨。故以趨則儻儻。行則俟俟。周語曰。獸三為羣。故二曰友。友親於羣。其數宜少。易損卦六三云。一人行。則得其友。獸亦當然。故二曰友。三曰羣。謂自三以上皆稱羣。不必要三也。○傳驅禽至天子。○正義曰。此言安待天子。謂已入防中。乃虞人驅之。故驅虞傳曰。虞人翼五柁。以待公之發。駟鐵箋云。奉是時牡。謂虞人。與此待同也。言驅禽之左右者。以禽必在左射之。或令左驅令右。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。以其未明。故箋又申之云。循其左右之宜。以安待王之射。

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殫此大兕

豷。豷發而死。言能中微而制大也。箋云。豝。豝牡曰豝。○挾。子洽反。又子協反。又戶頰反。稊音巴。豷。於計反。兕。徐履反。本又作兕。中。張仲反。

以御賓客且以酌醴

饗禮。天子之飲酒也。箋云。御賓客者。給賓客之御也。賓客。謂諸侯也。酌醴。酌而飲羣臣。以為俎賓也。

〔疏〕

既張至酌體○正義曰。虞人既驅禽待天子。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。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。發而中彼小靶。亦又瘞此大兕也。既殺得羣獸。以給御諸侯之賓客。且以酌醴。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。○傳瘞壹至制大○正義曰。釋詁云。瘞、死也。發矢射之即瘞。是壹發而死也。又解小靶大兕。俱是發矢殺之。但小者射中必死。苦於不能射中。大者射則易中。唯不能即死。小靶云發。言發則中之。大兕言瘞。言射着即死。異其文者。言中微而制大。○傳饗體至飲酒○正義曰。醴不可專飲。天子之於羣臣。不徒設醴而已。此言酌醴者。左傳天子饗諸侯。每云饗醴命之宥。是饗有醴者。天子飲酒之。故舉醴言之也。○箋御賓至俎實○正義曰。御者給與充用之辭。故知御賓客者。給賓客之御也。知賓客謂諸侯者。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。故周禮六服之內。其君為大賓。其臣為大客。是也。彼對文則君為大賓。故臣為大客。若散則賓亦客也。故此賓客并言之。此箋舉羣言耳。其臣來及從君。則王亦以此給之也。言酌而醴羣臣。以為俎實者。以言且以酌醴。是當時且用之辭。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。故知以為俎實也。若乾之為脯。漬之為醢。則在籩豆矣。不得言俎實也。

吉日四章章六句

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

毛詩注疏校勘記〔十之三〕

阮元撰盧宣旬摘錄

○車攻

案王制注云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云當衍字·是也·

宗廟齊毫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考文古本同·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毫作豪·案釋文云·依字作毫也·考說文無毫·即豪字之省耳·正義作毫·乃易字而說之·當以釋文本作豪爲長·

東有甫草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唐石經·甫字上磨去·案唐石經考異云·甫先作甫·後改·是也·考釋文正義皆作甫·傳云·甫·大也·此亦字體乖師法之一·經義雜記·以爲原刻作剛·改從鄭箋者·誤也·又水經注·

王逸楚詞注·引作剛·乃韓詩·後漢書注·文選注·皆云韓詩也·

大芟草以爲防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小字本·相臺本·芟作艾·案釋文本作艾·音魚廢反·正義本作艾·考正義引大司馬注芟除·穀梁傳芟闌而說之·芟字是也·今穀梁亦作艾者誤·

擊則不得入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考文古本同·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擊作擊·案釋文云·擊音計·本又作擊·音同·或古歷反·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·當是讀爲古歷反也·

左者左右者之右

小字本·相臺本·作左者之左·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有之字是也·釋文云·之左者之左·一本無上之字·下句亦然·正義云·其屬左者之左門·屬右者之右門·與一本同·

鄭有甫田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閩本同·明監本·毛本·甫作圃·案釋文云·甫草·毛如字·大也·鄭音補·謂圃田·鄭蔽也·又甫田舊音圃·十蔽鄭有圃田·下同·下同者·卽此甫田字·正義云·爲甫田之草·

乃易字而說之耳·不當改箋·明監本毛本誤·大徐本說文·蔽下豫州甫田·今誤依小徐改爲圃田·

旣爲防院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院作限·案所改是也·

以爲門之兩傍其門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十行本·門至門剗添者一字·

闕車軌之裏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軌作帆·案皆誤也·當作軌·謂兩輪間也·

又北百步爲一表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一當作三·

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十行本·第三至最前剗添者一字·

既陳車驅車卒奔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鈔云·驅下誤衍車字·是也·

非故火田獵補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故當作放·形近之譌·

箋甫草至甫田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下甫字誤圃·案箋作甫·正義作圃者·以甫圃爲古今字·易而說之也·例見前·此標起上不當易·由井鼎云·宋板作箭·因宋板磨滅而足之者·誤加艸耳·

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十行本豫至曰剗添者一字·

維數車徒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釋文以唯數作音·是其本維作唯·

搏獸于敖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九經古義云·水經注引云·蒲狩于敖·東京賦同·段玉裁云·薄狩·後漢書安帝紀注·及初學記所引·皆可證·蒲·辭也·箋釋狩以搏獸者·上文言苗毛謂夏獵·則不當復舉冬獵之名·且上章之行狩·疏謂是獵之摠名·則此狩字當爲實事·以別於上章·亦見詩經小學·

獸田獵搏獸也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案惠棟云·上獸字亦當爲狩·考文古本作狩·因覺其不詞·而改之耳·

毛詩注疏 卷十 十之三 校勘記

今近榮陽小字本·相榮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榮當作榮·六經正誤云·作榮誤·其說非也·後人多依之改榮爲榮·詳見沿革例中·

殷見曰同小字本·相榮本同·案正義云·定本云·殷賴曰同·誤也·釋文時見下云·賢遍反·下同·其本與正義本同也·

赤鳥爲上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赤誤金·

不相依猗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猗誤倚·下驂不相猗·毛本不誤·

蕭蕭馬鳴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榮本同·案經義雜記·以爲經本作蕭·云唐石經原刻作蕭蕭馬鳴·後卽於蕭蕭上改爲蕭蕭·非也·石經並非改刻·其所云經本作蕭者·全未有據·誤之甚者也·

徒御不驚唐石經·小字本·相榮本同·案段玉裁云·經文作警·傳箋正義皆甚明·考文古本作警·采正義·○按李善文選注引·

三曰充君之庖小字本·相榮本同·案此定本也·正義本庖下有廚字·正義云衍字也·是也·

自左腰而射之小字本·相榮本同·案釋文云·本亦作髀·又云或又作脩者·皆誤·

達于右脩小字本·相榮本同·案段玉裁云·五經文字作脩·是也·釋文正義皆作脩·乃轉寫之譌·釋文三·一·本本作脩·髀卽是脩字耳·又云本或作脩·考髀脩二字·皆文所不載·釋文亦云·字書無脩字·此傳當以本或作脩者爲長·何休公羊桓四年注·乃用脩字·其義本不與此傳同也·

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十行本者至不剋添者一字·

剪毛不獻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傳作踐·釋文·踐·子淺反·正義作翦·踐翦古今字·易而說之也·例見前·

○吉日

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時當特字

膺牝曰麋

小字本·相臺本·牝作牡·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牡字是也·釋文云·膺牡·下音茂·正義云·是膺牡曰麋也·又云·是為麋牡曰麋也·又云·本或作孽牝者誤也·皆可證·經義雜記·據玉篇廣韻

膺下誤作牝·而以爲麋箋所用爾雅與郭不同·其說非也·又引羣經音辨·亦誤字耳·考文古本作牡·宋正義·

而致天子之所

小字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相臺本·致作至·案作至字是也·正義云·從彼以致天子之所·駟虞正義·引亦作至·皆可證·

麋麋衆多

〔補〕毛本·麋作麋·案傳箋·作孽誤也·

箋膺牝至言多

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牝作牡·案牡字是也·

膺牡麋牝麋

毛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麋作孽·案孽字是也·

郭璞引詩曰鹿麋麋

毛本同·闕本·明監本·麋作孽·案皆誤也·浦鐘云·麋字誤·是也·

又承鹿牝之下

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案牡當作牝·

且釋獸有麋之名

闕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·案浦鐘云·麋誤麋·是也·

既挾我矢

小字本·相臺本同·唐石經·初刻又·後改既·案初刻誤也·正義可證·

天子飲酒之

閩本・明監本・毛本
同・案酒之二字當倒。

二百七十二句

小字本・相臺本同・唐石經
磨改・其初刻不能知矣。

